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传世名著百部一(第11卷)

三十六计 百战奇略

八阵图合变说

曹胡活兵语录



名著评点

我国的兵书起源甚早，到春秋时期，就产生了《孙子兵法》这样的经典之作。此后，兵家辈出，兵书亦代有佳作。从唐代开始，一些优秀兵书渐渐走出国门，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为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世界军事学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进入近代以来，由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顽固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导致国势颓废、军备空虚。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一盘散沙似的清军不堪一击，历次交战，多以失败而告终。严酷的现实，使人们惊醒，开始转向西方寻求富国强兵之术。在军事领域，学习西方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成为一时风尚，传统兵书于是被束之高阁。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随着封建统治的彻底破灭，传统兵书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具备近代军事素养的蔡锷将军，却于1911年用传统兵书的形式编成《曾胡治兵语录》，用作训练新军的教材。蔡锷的这种做法，初看起来似乎不合时代潮流。然而，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蔡锷此举是颇具远见卓识的。因为，《曾胡治兵语录》问世后，深受后世官兵的欢迎，成为了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最负盛名的兵书之一。在传统兵书走向衰落和消亡的时候，《曾胡治兵语录》为什么却大受欢迎？

《曾胡治兵语录》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应是如下两条。其一，曾国藩、胡林翼长于用兵，其治兵思想确有独到之处，对后来的军事实践有参考价值。其二，蔡锷的选本汇集了曾、胡治兵思想的精华，被后世公认为学习和运用曾、胡兵法的权威读本。

大家知道，曾国藩、胡林翼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他们的是非功过，后世因阶级立场不同而有截然相反的评价。统治者褒之为“中兴名臣”、“民族英雄”，革命者则斥之为“屠夫”、“汉奸”。然而，对于他们的军事才干，后世并未因阶级立场的不同而出现分歧，相反，都公认他们是擅于用兵的将帅。辛亥革命元勋蔡锷说，曾国藩的“事功言论，足与古今中外名将相颉颃而毫无逊色”。

那么，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才干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他们的治军思想有何特色？

与太平天国的长期对垒过程，最能体现曾、胡的军事才干。我们知道，曾国藩、胡林翼都是进士出身，平时所习都是儒家经典和诗词文赋，对于行军打仗可谓完全外行。他们奉命领兵阻击太平天国军队时，正值太平军士气高涨、所向披靡之际。当时曾、胡所部，皆为募自乡村的兵勇，未经训练，可以说是一些乌合之众。双方力量如此悬殊，即便是久经沙场的宿将，面对如此窘境，恐怕也会是一筹莫展。事实上，当时奉命围剿太平军的各路清军，都被太平军打得一败涂地。然而，曾国藩、胡林翼这两个书生，却以惊人的胆力，经过十余年的经营，渐渐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并在战场上取得主动，最后围攻天京，大获全胜。如此战果，固然与太平天国由于内乱而损耗了自己的势力有关，但曾、胡二人的个人军事才干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据史料记载，曾、胡二人其实并不长于具体的作战指挥。湘军在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时所打的几次大的败仗，似乎都是曾国藩亲自指挥的。可见，曾、胡的军事才能并不在于指挥作战。他们的才能，主要体现在把握全局和善于用人上。曾、胡办团练、创湘军时，太平军正建都金陵，溯江西征。曾、

胡分析局势，提出了整体对策：首先集中兵力，消灭进入湖南的太平军；沿长江北上，略取战略要地武汉，扼制上游形势，争取主动；随后争夺九江、安庆，击破天京屏障，断绝天京粮源；最后，围攻天京。曾、胡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构想，始终在关键时期排除干扰，把握重心。期间，皇帝曾多次严诏催促曾、胡率部救急，曾、胡都顶住压力，据理力争。当太平军逼近武昌时，胡林翼深知武昌在整个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唯恐有失，以致惊忧成疾，呕血而亡。正是由于曾、胡始终能把握战略大局，最后才取得了攻破天京的胜利。与太平天国对垒的过程和结果证明，曾、胡的战略部署是富有远见的。曾、胡二人自己虽不长于指挥作战，却善于推荐人才、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湘军白手起家，经过曾、胡的调教，却名将辈出，形成了很大的军事势力。曾、胡后来击败太平军，主要得力于这些将领的骁勇善战。这些人中的左宗棠等，后来还为保卫我国的边疆做出了重要贡献。

曾国藩、胡林翼虽然出身士林，却并非只会钻故纸堆的迂腐之辈。他们信奉儒家的教条，以之训练和武装军队；熟悉古代兵书，将之灵活运用于战争实践。这样，他们的治军风格和用兵思想与众不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曾、胡在领兵之前，在儒学上已有相当的造诣，尤其是曾国藩，已被时人誉为理学名家、“一代儒宗”。这样的出身，决定了他们的治军思想必然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所以，后世军事史研究者认为，以儒术治兵是曾、胡军事思想的主要特点。从《曾胡治兵语录》看，曾、胡的以儒术治兵，主要是以儒家的“仁”、“礼”训练和管理军队。曾国藩说：“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

曾、胡主张以仁爱之心带兵，曾氏说：“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他们一再强调，治军如同治家，将帅只有以仁爱之心对待士兵，士兵才会爱戴将帅，服从指挥。他们强调，军队内部一定要保持团结，将帅要“恕以待人”。曾、胡还强调，要处理好军民关系，曾氏说：“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曾国藩还亲自编写了《爱民歌》，让湘军背诵。曾、胡的做法，使湘军士兵乐于从军，军队内部团结，并在一定程度上处理好了军民关系，这些都增强了湘军的战斗力。

曾、胡信奉“以礼自治，以礼治人”的儒家教条，并以此作为治军的指导思想。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曾、胡治军首重政治标准。例如，在挑选湘军的军官和士兵时，曾、胡虽然在才能、身体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但最重视的是道德品质。在曾、胡看来，选将领最看重的是“吾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其次才是“娴熟韬铃之秘”；选下级军官和士兵则看重其品质淳朴诚实，“油头滑面、有市井气、有衙门气”的人则一概不要。历来兵家多重视官兵的军事才能，比较高明一些的则主张德才兼备，像曾、胡这样以政治道德为第一标准的并不多见。

从以礼治军的思想出发，曾、胡特别重视军队的训练。他们将训练分为两个部分，一个称为“训”，即训导纪律，教予做人的原则；另一个称为“练”，即上操、演习、巡逻等军事训练。显然，“训”侧重于政治思想方面，“练”则侧重于军事和技艺方面。历来不少将帅以愚兵为治军之法，而曾、胡却主张把士兵训练成德才兼备的人才，这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曾、胡把训练分成“训”与“练”两个不同的范畴，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也是一个创见。

曾国藩、胡林翼在战略技术上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例如，他们用兵十分强调主客之说。主、客是古代兵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曾、胡喜“主”而不

喜“客”，是为了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曾、胡在实战中，善于以主待客或反客为主。当进攻太平军控制的武昌、九江、安庆、天京等重镇时，太平军为守方，是“主”；曾、胡为攻方，是“客”。于是，曾、胡命令部队沿城挖筑双层壕墙，以外层抵挡太平军的援军，以内层围困守军。这样，便做到了反客为主，以逸待劳。曾、胡屡次使用此法，收效显著。

文人出身的曾国藩、胡林翼，并不只满足于把儒家教条和兵家谋略运用于战争实践，而是勤于思考、分析，并将自己的体会见诸文字。他们的这些记录，成为了近代军事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颇受后世官兵的重视。可是，曾、胡生前并没有撰成专门的兵书，其论兵言论散见于日记、书信、奏折及门人宾客的著述中，后人查阅颇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将二氏的论兵言论分门别类，辑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正好满足了官兵的需要。蔡锷的《曾胡治兵语录》，选择精当，条理清楚，篇幅适中，确是后人研读曾、胡治军思想的最佳教材。尤为重要的是，蔡锷还将自己阅读曾、胡兵学言论的体会以评语的形式写入了书中。蔡锷的评语，有的对曾、胡的论兵言论做了很好的概括，有的则将曾、胡的一些提法赋予了新的含义，有的则根据新的形势对曾、胡的说法做了修正。这些，都对后人阅读曾、胡的兵学论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正因为《曾胡治兵语录》汇集了曾国藩、胡林翼兵学思想的精华，又溶进了编辑者蔡锷将军的一些心得体会，所以，它问世之后，深受后世官兵的喜爱，成为了有名的兵法著作，对后来的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24年，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曾增补第十三章《治心》，并作序言，以《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的书名，印发给黄埔军校的学生研读。40年代，八路军曾两度刊发《曾胡治兵语录》，作为指挥员的参考读物。从国共两党都重视《曾胡治兵语录》的事实可以看出，《曾胡治兵语录》确实是一部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兵书。

然而，由于曾、胡均是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是应该批判和否定的对象，《曾胡治兵语录》在解放后便很少有人提及。其实，《曾胡治兵语录》除极个别地方称农民起义为“匪”，需要读者注意以外，书的绝大部分都是讲如何练兵，如何作战，并没有过多地宣扬什么反动阶级的思想。当然，曾、胡所强调的“良心”、“血性”之类的规范，属于封建主义的伦理纲常，在今天看来是需要重新认识的。不过，如果我们能像蔡锷在评语中所指出的那样，把那些内容改换为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民族大义的信守，则与我们现在的价值观念也比较一致了。

最后，还要指出一点：《曾胡治兵语录》虽然是一部兵书，但它所讲的并不只是行军打仗。在曾、胡看来，治兵如治家、治国，做一个合格的士兵先要做一个合格的人。书中多讲军人的修养，其实也是讲做人的道理。所以，《曾胡治兵语录》既值得对古代兵法感兴趣的读者一读，也值得所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读者一读。

传世名著百部

名著通览

《三十六计》一书，迄今为止尚无准确的考证，可以断定其产生的年代。至于说作者方面，更是杳无线索，难具结论，这些都无形之中给该书的存在，渲染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愈发显现出它在中国兵学著作史上的独特魅力。

“三十六计”一语，始见于《南齐书·王敬则传》，其谓“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文中的檀公，据推测应为南朝时宋之名臣檀道济，此公乃身经百战之辈，功绩十分矫人，且善用计，多有妙算。所言“三十六策”，似是誉其计谋特多的意思，概并非实有所指；不过，作为一种称数上的具体化，“三十六计”称名的雏型，恐怕不会太晚过于这个时期。后来，有的刊本将此书标注为明代佚名之作，看来是有较为合理的脉络可供依循。因此，我们进一步推断，可能在唐宋时代，逐渐完成了“三十六计”的充实与定位过程，至迟在明代已经与我们今日所见的样子相差无几。总之，“三十六计”应该是在历史上长期流传，并屡经整理而保存至今的一份凝聚着中国古代兵家深奥智慧结晶的作品。

“三十六计”本身的定名，也是颇具意味，深刻反映出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易经文化对兵学思想发展的厚重影响。《易经》是一部举世公认的，蕴含着丰富的哲理观念和朴素的辩证思想的卜筮之书，既具庄严态势，又不乏神秘色调，历来被奉为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至尊元典。其中以阴阳对立作为宇宙万物的基本结构形式的观点，是贯穿了易学发生、发展历程的根本性认识。“三十六计”即借助太阴六六之数，并暗合六十四卦中阴卦三十有六的成数，将一部充满玄机秘理的兵学著作融进了历史的长河。

与许多古代兵学理论著作极为不同的是，《三十六计》并没有太多篇幅理论性文字的阐述，而仅在开篇的“总说”中以寥寥数语，聊作大旨概括，接着便叙述各个具体的计法，给人以直捷便当的感觉。每个计法则大都以众所周知的成语、熟语来给定名称，在简短的解语之后，每每再附以《易经》中的语辞作为经典诠释，这便构成了《易经》对此书具有重要影响的又一个特点。

三十六计几经附会而具体化之后，作为一套合计，并不是三十六个计谋成批的随意性拼凑。相对而言，它的编排包含着一定的系统性与逻辑性。整套计法共分六类，即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以胜战计作为首选，展示了该书兵战指导思想以制胜为主体的积极性倾向；专门列出败战计一项，则强调了客观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重视在兵战过程中发现和设计，暂处劣势者及时调整应战策略，把握取胜机会的途径，反映了比较系统的强弱转换、优劣互渐的辩证思想。除首尾两类计法所面临的对决形势判然分明外，中间四类计法则针对复杂多变的客观条件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探讨研究，不论是在旗鼓相当的情势下，抑或是强弱有别暂处一端；不论是防敌抗御，还是对付友军，都分别设计了各种特殊态势下权宜顺势、相机巧施的制胜计谋，对于刚柔、攻防、奇正、虚实、主客方面关系对立转换规律的认识和利用，表现出丰富的经验性与周密的计划性，创造出大量合理而切中实际的对战命题，确立了一批保障制胜行动的指导原则，以其相应的一系列极富操作性的多样化手段，为我国古代兵谋文化宝库奉献了形态丰饶的内容。

全文及大意 总说

六六三十六，
数中有术，术中有数。
阴阳燮理，机在其空。
机不可设，设则不中。

第一套胜战计

1. 瞒天过海

备周则意怠，
常见则不疑。
阴在阳之内，
不在阳之外。
太阳，
太阴。

【大意】

人们都有熟视无睹、见常如习的心理，在斗智阶段，这是很值得加以利用的心理盲点，关键是掌握好运用的时机，尽可能在公开性场合使用带有欺骗性的手段，真正令对手麻痹，再出奇不意一举实现自己的预谋。

2. 围魏救赵

共敌不如分敌；
敌阳不如敌阴。

【大意】

此计出典战国时期齐魏两国的桂陵之战。有灵活调动对手，再根据情况后发制人的意思，用计者必须明白如何避实就虚，攻敌所必救，通过对客观条件的主动性的转换，置对手于不利的形势之中，然后集中自己的优势力量，对其要害予以致命的一击。

3. 借刀杀人

敌已明，
友未定，
引友杀敌，
不自出力，
以《损》推演。

【大意】

此计妙在一个“借”字。以敌方阵营实力的损失，作为自身利益的收获，实现这一点的前提在于对“刀”的判断力要十分敏锐。所谓“刀”即敌方内部可供充分利用的矛盾，只有发现好“刀”之所在，才能有效完成“借”的设想，继而达到“杀人”利己的目的。

4. 以逸待劳

困敌之势，
不以战；
损刚益柔。

【大意】

“劳”与“逸”是两种截然对立的临战状态，自古兵家皆于此深致其心，因为两种状态对于双方战斗力的影响，实在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善

用兵者多善于利用间接手段 ,陷敌于疲惫状态 ,削弱其实力 ,为自己创造“逸”机 ,战而胜之。

5. 趁火打劫

敌之害大，
就势取利。
刚决柔也。

【大意】

敌方遭遇劫祸，乘其危乱，谋取利益，何乐而不为？但必须首先清楚敌方所遇之“火”究竟烧到何种程度，只有当其自顾不暇的时候，才能主动出击；否则贸然发动进攻，非但不能获利，反而会招惹上自投罗网的致命危险。

6. 声东击西

乱志乱萃，
不虞，
坤上兑下之象。
利其不自主而取之。

【大意】

显示给对手的攻击方向与实际所选择的攻击方向并不一致，令其卒不及防，难于招架。与第一计类似，注意给对手制造错觉，导致判断上的严重失误，而且更强调在对决过程中谋断的飘忽不定，让对手疲于防范，乃至防不胜防。

第二套敌战计

7. 无中生有

诳也，非诳也，
实其所诳也。
少阴，
太阴，
太阳。

【大意】

同样是在心理错觉上做文章，此计则将虚实变幻演绎至出神入化的境地。归根到底本来就没有的，却总令敌方感觉确有所存在，其中奥妙就在于适当的时候能够化无为有，等敌方明白确实没有之际，已经无法挽回局面。

8. 暗渡陈仓

示之以动，
利其静而有主，
益动而巽。

【大意】

典出楚汉相争时期刘邦开始战略反攻，韩信率军夺取关中一役，全称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暗渡”奏显奇功的背后是“明修”佯动的有效牵制，通过采取反常性的迂回进攻，来改变双方攻防对比，是得益于出其不意的指导思想。

9. 隔岸观火

阳乖序乱，
阴以待逆。
暴戾恣睢，
其势自毙。
顺以动豫，
豫以顺动。

【大意】

与“趁火打劫”不同，此计强调冷静观察，大凡敌方阵营发生混乱时，己方总是有利可图的，但在一定条件下，与其通过进攻受益，反倒不如坐享其成来得更为有利和流畅。当敌方遭遇的“火”势足以将自相倾轧的双方击跨时，便毫无必要一定要去引“火”烧身。

10. 笑里藏刀

信而安之，
阴以图之，
备而后动，

勿使有变。
刚中柔外也。

【大意】

表面上温和柔善，实际却暗藏杀机。通过开诚示好，使敌方放松警惕，疏于戒备，反过来加紧筹划，创造胜机。由于此计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中国古代弄权者中有不少热衷此道，至使许多无辜者惨遭“刀”劫，足令后人为戒。

11. 李代桃僵

势必受损，
损阴以益阳。

【大意】

语出《乐府诗集·相和歌辞·鸡鸣》，意思是对付虫噬，用李树代替桃树，令后者得以生存，引申为以局部的损失，保证全局的获益。当敌我力量对比产生倾斜，战局发展对我方不利时，必须果断地用较小的牺牲，使有生力量得以保存，积蓄力量，再寻胜机。

12. 顺手牵羊

微隙在所必乘；
微利在所必得。
少阴，
少阳。

【大意】

要善于创造和捕捉细微的机会，从敌方手中获取收益。在与全局斗争策略相吻合的情况下，虽是微利，亦应顺势而取。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自然会对整个局势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从而也完全有可能靠积累局部的胜利来创造全局的胜势。

第三套攻战计

13. 打草惊蛇

疑以叩实，
察而后动；
复者，
阴之媒也。

【大意】

典出唐人笔记《酉阳杂俎》。此处用意是通过试探性的佯动，促使敌方产生明显的反应，从而了解到他们的真实意图与布置，为下一步行动创造良机。此计成功与否需要熟悉和掌握“惊蛇”的门径与技巧，务求真正达到引蛇出洞的目的。

14. 借尸还魂

有用者，不可借；
不能用者，求借。
借不能用者而用之，
匪我求蒙童，蒙童求我。

【大意】

本是毫无价值的东西，经过一番改头换面，借助另一种形式包装之后，重新出现。启示人们应该善于利用那些貌似无用的东西，为其创造有利条件，经过认真斟酌的借用，制造“还魂”奇效，化腐为神，增加自身获胜的可能性。

15. 调虎离山

待天以困之，
用人以诱之。
往蹇来返。

【大意】

山是虎的势力范围所在，这里包含有一定的地利因素。古时人在山中遇虎可谓是凶险之极，捕虎更属难为之事，所以只有诱使虎离开所熟悉的地方，才易于制服。一般说来，当敌万占据有利形势时，必须想办法使其自动放弃优势，陷入被动不利之中，才会改变双方形势对比。

16. 欲擒故纵

逼则反兵；
走则减势，紧随勿追。
累其气力，消其斗志，
散而后擒，兵不血刃。
需，

有孚，
光。

【大意】

兵法有云“穷寇勿追”，就是提醒人们一旦将敌人逼得只能作困兽之斗时，可能也要付出本不必有的代价。所以在已经掌握全局主动大权的情况下，尽量采取消耗、瓦解的方式打击敌人，避免自身无谓的损失，最终迎来毕其功于一役的胜机。

17. 抛砖引玉

类以诱之，
击蒙也。

【大意】

善以小利作为诱饵，导致敌方上当受骗，为我方提供更大的渔利机会。“抛砖”的意图是不言而喻的，而“抛”的力度与技巧决定着所“引”而出的结果是否能够如其预想，
否则不仅也有可能未见美玉，反失其砖，更落败局。

18. 擒贼擒王

摧其坚，夺其魁。
以解其体。
龙战于野，
其道穷也。

【大意】

语出杜甫诗《前出塞》，意思是制胜对手首先要考虑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性问题，最好能够率先对敌方的有生力量或重要的指挥人员造成致命的打击，以此动摇敌方的斗志，打乱其部署。这就需要培养对对方之“王”的判断和制驭能力，一旦“擒王”成功，便会迅速获得斗争的主动权与控制权。

第四套混战计

19. 釜底抽薪

不敌其力，
而消其势，
兑下乾上之象。

【大意】

不是从正面与强大的敌人进行交锋，而想方设法依靠其它侧面途径，极其有效地削弱敌人的实力，改变彼此力量的对比。可见面对强敌，如果认真研究，找到其要害所在，避实就虚施以攻击，同样可以用弱克刚，大获成功。

20. 混水摸鱼

乘其阴乱，
利其弱而无主。
随，
以向晦入宴息。

【大意】

此计最体现混战计之精髓。所谓“混”，不外乎局面动荡，胜负未判，各种因素正处在激烈而迅速的变化之中，为用计者提供了充分的施展计谋的空间背景。使之既可乘敌之乱，夺取胜机；亦可制造乱局，脱颖而出。

21. 金蝉脱壳

存其形，
定其势，
友不疑，
乱不动，
巽而止，
蛊。

【大意】

“金蝉脱壳”本是生物界的一种自然现象，比喻在与敌对垒时，不动声色，极为隐蔽地完成分兵它处的行动，而令敌方毫无察觉。这是在较为不利的形势下，化险为夷的重要手段。

22. 关门捉贼

小敌困之。
剥，
不利有攸往。

【大意】

与“欲擒故纵”相反，对于小股零弱的敌人，要围而歼之，以免后患。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保证“关门”的成功，形成对敌力量的整体优势，

否则的话还是以“穷寇勿追”为好，以避免过分的损伤。

23. 远交近攻

形禁势格，
利从近取；
害以远隔。
上火下泽。

【大意】

最早为战国时期秦对各诸侯国采取的军事与外交手段。在一定范围内，面对多个对手，需要审时度势，周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明确不同阶段的主要对手，采取联合与分化的灵活策略，逐渐将对手各个击破，不断强化自身的实力。

24. 假途伐虢

两大之间，
敌胁以从，我假以势。
困，
有言不信。

【大意】

典出《左传·僖公二年》，当时的晋国乘讨伐虢国之机，借道虞国，连同后者一并吞灭。可见问题出在“假道”上面。大体来说，“假道”一方有恃无恐，至于被“假”一方则自有苦衷，而且最可叹的一点恰恰在于后者的心存侥幸，过于看重前者给予的信誉保证。

第五套并战计

25. 偷梁换柱

频更其阵，抽其劲旅，
待其自败，而后乘之。
曳其轮也。

【大意】

古代战阵中有“天衡”首尾相对，犹如大梁；又有“地轴”贯穿中央，恰似支柱。本计是指通过把对手居于“梁”、“柱”位置的主力进行频繁的变更，以求达到“偷”、“换”的目的，俟其虚弱不振，一举将对手彻底控制。

26. 指桑骂槐

大凌小者，警以诱之。
刚中而应，
行险而顺。

【大意】

此计是三十六计中比较少有的侧重军事管理方面的一项计策。它为施计者设计了一种富有很强暗示作用和迂回特点的整肃法纪、治兵树威的方法。而此计后来则更多地被运用到处理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的活动之中，显示出它的奇特作用。

27. 假痴不癫

宁伪作不知不为；
不伪作假知妄为。
静不露机。
云雷屯也。

【大意】

表面上糊里糊涂，心底却非常清楚，实际是心理战的应用。疯疯傻傻是装给旁人看的，信则有，不信也罢。总之，施计者巴不得众人都会信以为真，而能够蒙混过关暗自经营，伺机改变不利地位。既然都是装出来的，便也就无奇不有，不足为怪了。

28. 上屋抽梯

假之以便，
峻之使前，
断其援应，
陷之死地。
遇毒，位不当也。

【大意】

挖好了陷阱让敌人来跳，原因就在于对方被所示惠的诱饵所迷惑，勾起贪性，自以为有利可图，便贸然前来，不想做个瓮中之鳖，令其在无所戒备的情况下突遭致命打击，足见置梯之功的妙处。

29. 树上开花

借局布势，
力小势大。
鸿渐于陆，
其羽可用为仪也。

【大意】

在本身力量比较有限时，利用已经形成的有利条件，虚张声势，大造声威，令对手真假莫辨，不敢轻举妄动，自然而然对其形成一种镇慑的作用，进而寻觅强己胜敌的宝贵机会。

30. 反客为主

乘隙插足，
扼其主机，

渐之进也。

【大意】

即要积极进取争势，努力把握机会，逐渐从较为不利的一方转化到较为有利的一方来，从较为受制被动的一方转化到主动制敌的一方，因势而为，随机应变，从而令主客易位。

第六套败战计

31. 美人计

兵强者，攻其将；
将智者，伐其情。
将弱兵颓，其势自萎。
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大意】

声色可以成为进攻敌人的致命武器，古今皆然。中国历史上因贪图美声色娱而致误国败身者，也确乎太多。此计之被列入败战计中，是因为大多为陷于劣势一方所施为，而且屡有得手，这就不难想见人性里的弱点是何等的顽固，传统社会中制度上的弊端是何等的严重。

32. 空城计

虚者虚之，
疑中生疑；
刚柔之际，
奇而复奇。

【大意】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数次表演“空城计”的例子，其中流传最广者当属诸葛亮所为。其实，这应该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作为心理战的独门法宝，自有其令人称羨之处。可是战争决胜最终依靠的还是各自的实力，“空城计”运用得再妙再神，只不过缓解一时燃眉之急罢了，况且用得过多，危险系数自然会高起来。

33. 反间计

疑中之疑。
比之自内，
不自失也。

【大意】

此计用现在的话来说，可用间谍战一言以概，更有所谓“谍报学”深研此门。我国兵家历来重视用间之术，具体到“反间”，则是用间过程中最为活跃、最为激烈的一项。运用得好，可以迅速收到离间敌方阵营，致其猜疑倾轧的神特功效。

34. 苦肉计

人不自害，受害必真；
假真真假，间以得行。
童蒙之吉，须以巽也。

【大意】

通过对己方阵营内人员进行伤害的反常手段，制造某种既成事实，以求迷惑敌方的视听，或是骗取其信任，进而以此为突破口，不断扩大影响，暗中营造可乘之机，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35. 连环计

将多兵众，不可以敌，
使其自累，以杀其势。
在师中吉，承天宠也。

【大意】

针对敌方特点，多种计谋联合施展，错落有致，机巧相连，在其内部造成严重分歧，使之产生激剧的冲突，为战而胜之奠定基础。此计特点具有连发性，不求毕其功于一役，而是数计相融，多环相扣，更多地采取蚕食的办法，不断积累既得利益，逐步打乱敌方的经营计划。

36. 走为上

全师避敌，
左次无咎，
未失常也。

【大意】

作为“三十六”的最后一计，并非说它就是所有计谋中最好的一个。此计明显仍属“败战计”范畴，是敌我较量中己方暂处下风时一种自觉的战略上的选择。在不得不有所退让的情形下，撤退绝对不失为明智的选择。而且，有计划的主动性退却，实际便包括了顺势图存，寻求更好战机的积极因素。

名著评点

《三十六计》堪称是我国传统兵家文化百花园中一朵久艳不衰的瞩目奇葩，是中国古代智道谋略宝库里一件精美妙绝的作品。在我国几千年来蔚为大观的兵学著作的长廊中间，《三十六计》无疑是兵家谋略中最具实用性、启迪性和指导性者之一，它对谋策智术较高层次的逻辑性演绎，成为中国传统智道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典型建树。因此说来，它对中国传统文化横断与纵深的影晌已经大大超乎军事范畴，而对中国古代的政治价值、文化精神、人生涵养、处世态度都无不构成了深层的熏染和扩散。

首先，从军事谋略的角度来看，《三十六计》是一部以突出强调对战计谋为重点内容的系统之作。

该书“总说”中讲：“数中有术，术中有数”，这可谓是长期以来《三十六计》能够产生深远影响的关键因素，更是历代屡经附会，令之蔚然成书的指导性原则。我们一般认为，“数”是针对客观现象而言，而“术”则是主要反映主观方面作用，两者相辅相成。而“三十六”恰恰比较娴熟地把握了这种丰富而深刻的辩证关系，将之提升到较为系统化，具有较高自觉程度的层次上，灵活多变地把矛盾对立因素的相互转换规律有机的运用在计谋的筹划运作过程中，继而揭示了“机”在临战决断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命题的核心便成为贯穿整部《三十六计》的最高原则，也体现了对战谋略的精髓所在。

众所周知，战争是人类社会充满暴力色彩、带有明显政治、经济等功利目的的军事活动。不过就战争本身而言，主要集中表现的是手段的运用，在战争领域，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如何通过各种手段综合的施展，最终迫使对手屈服。诚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一再表明，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是由战争双方所代表的集团利益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承认“义战必胜”的千古铁律，但这仅是就战争的最终结果而言的，具体到战争中每次对决冲突的实际运作，则战争自身的所涵纳特殊规定性便突显出来。它要求参与战争者必须表现出相应的领导素质与指挥才能。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中国自兵家鼻祖率先提出“兵者诡道”之说后，整个传统的兵家谋略思想便确立了千古不易的主体脉络，从而合乎逻辑地将“诡道”视为兵谋思想的一个首选性原则，因而才有《三十六计》这样一部堪称是集具体诡道大成之作的问世并大畅其行。使我们有幸从中了解到各种恢诡奇譎、光怪陆离的“机”会，各种稍纵即逝、难于捉摸的“机”会，各种虚实相因、奇正相倚的“机”谋所映衬出多姿多彩的战争景观。

其次，从文化价值角度来看，《三十六计》已经是中国自古以来洋洋大观的智慧谋略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千百年来从政治原则到人生取向，“三十六计”无不深刻地楔入了中国人价值观念的核心。

以与兵谋相关密切的政治权术为例，后者的诡诈程度显然更为圆滑精致，但其十分得益前者却是不争的事实，故而不难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政治舞台上之所以能够演出的无数令人瞠目叹奇的悲喜剧，大概其中有不少可归入“三十六

计”之中，作为精采绝伦的范本聊供后人欣赏。而且，《三十六计》是以《易经》作为注释的首要依据，仅此一点便反映出十分强烈的政治意图与目的性。无庸讳言，《三十六计》的问世，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政治权术体

系的内在精微内涵与神秘特征，并且更不难看出，《三十六计》作为兵家权谋学中的佼佼者与中国古代政治权术相结合，发展得愈圆愈熟的内在契机与相得益彰的实际功效。所以，系统地了解一下《三十六计》，对于把握中国古代政治兴衰成败的脉络不无裨益。同样，对于我们观察社会人际理解中国人智慧观念的逻辑链亦绝对会有更多帮助。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三十六计”在不断渗入到人际关系领域之后，对中国人的生存心态也构成了相当程度的消极影响，至少如“败战计”中所设计诸项，在我们生活中，鲜有可取者，但实际却不乏擅为此类者，究其缘由，不可否认“三十六计”作为智慧观念形态化的解释者，其负面影响绝对不容忽视。而且，过分信奉和依赖于计谋化的处世之道，更会导致人们自私、虚伪心态的恶性膨胀，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此书时必须采取批判性态度，引起高度重视的方面。

再者，从军事谋略的整体性特征来看，《三十六计》更多地着重于军事手段“术”的方面的设计，较为局限于具体而微的操作方法，而不是像《孙子兵法》那样具有大家风范的恢宏气度，因此在兵法思想发展的历史地位上远远不及后者。其不计社会伦理价值，过分强调自身利益得失的“道术”倾向，不但很大程度限制了它的逻辑与体系方面更深层次的拓展可能，反而有使兵学思想流入歧途之虞，这也是我们在研究这部书时需要引以为鉴的。

名著通览

《百战奇略》是一部以论述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为主旨的古代军事理论专著，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关于它的原书名、作者、著述时代等问题，学界历来有争议。

据当代学者查证，《百战奇略》原名《百战奇法》。现存古代书目中最早著录《百战奇法》一书的，是明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编的《文渊阁书目》，其后又有嘉靖间晁瑛《文堂书目》，周弘祖的《古今书刻》，及万历间焦竑《国史经籍志》、徐焯的《红雨楼书目》等。到了清代，著录《百战奇法》的书目更多。但除晚清的个别书目外，均未提及《百战奇略》一名，也未明确记载该书撰成于哪个朝代及作者是谁。

至清咸丰三年（1853），曾于道光朝出任礼部祠祭司主事的满人麟桂刊印了一部《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以下简称《七种》），麟桂在序言中说他这套书是根据澠統道人所刊，再次“用活字版印之”。澠統道人究为何人，今已无从确考，从《七种》收书的情况看，他刊刻《七种》的时间当在清雍正八年（1730）之后至咸丰朝之前的一百多年间。这套书中收入了一本与《百战奇法》内容完全相同的《百战奇略》，并题名为《刘伯温先生百战奇略》，这就是今天我们所

能见到的有关《百战奇略》一名，及明刘基（字伯温）作此书一说的最早出处。此后《百战奇略》一名广为流传，其影响竟远远超乎其本名《百战奇法》之上，故我们今日重新校印本书也选用这一广为人知的通名。

但是，明刘基作此书的说法却未必可信。麟桂在其为《百战奇略》所作的“题词”中就指出：“此书题刘伯温作，盖亦托名。”此后清人及现当代学者关于作者及成书年代的考证相续不断，我们认为当代学者张文才先生的论述最有说服力。

张文才先生曾积十数年心血，对《百战奇略》一书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出版了《〈百战奇法〉浅说》、《白话〈百战奇略〉》等书（本文作者于两书受益良多），张先生着重分析了明清版本书目对本书的著录情况、明刻丛书中选录附刊本书的情况、本书收录战例事例的时代范围、书中因避北宋帝王名讳而改易引书原文的情况等，认为“《百战奇法》不仅是北宋的一部论兵著作，而且当成书于宋英宗之后至宋钦宗之前这期间，即成书于神宗熙宁元年至徽宗宣和七年（1068—1125年）的五十七种中”（见《白话〈百战奇略〉》附录一）。我们认为这一结论是可以令人信服的。

明确了《百战奇略》原名《百战奇法》，为北宋末年无名氏作品，“明刘基撰《百战奇略》”为后人以讹传讹的误说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百战奇略》（为便于阅读，以下均用此名）的框架结构及主要内容。

《百战奇略》共分十卷，每卷十战，合为百战。

与以往的兵书相比，《百战奇略》的这种结构十分新颖独特，这与书中包容的内容密切相关。

本书作者精选汇集了古代兵法，（特别是《孙子兵法》中的精华，将它们归纳为一百个命题，然后结合作者自己的认识和体验，又作了具体的阐发，并于每个命题之后，配以古代战例。这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军事理论原则，而且提供了战役战争的实例，有助于读者深刻理解正确运用。

《百战奇略》的军事思想可大致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战争问题的论述

1. 战争的性质，本书认为战争性质有顺与逆、直与曲之分，这近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正义、非正义，作者主张要为正义而战，正义之战必胜。

2. 战争胜负的因素，本书既强调人的因素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又重视粮食、武器等物质因素，认为为将者必须同时举此二者方可取胜。

3. 对待战争的态度，作者既反对穷兵黩武，又主张常备不懈，书中既论述了慎战的必要性和好战的危害性，认为兵器是杀人的工具，战争是违背德治和人们意愿的事情，不得已时才可征战。又主张居安思危，常备不懈，阐述了加强战备的必要性和忽视战备的危险性。

二、关于治军问题的论述

1. 主张通过平时训练培养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

2. 提出要重视对士卒进行思想教育，作者认为平时和战时的思想工作都很重要，不可偏废。

3. 强调恩威并重、赏罚分明，认为对士卒既要关心爱护，又要从严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提高部队战斗力，克敌制胜。

4. 强调将帅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尤其强调将帅在危难中的表现对全军军心士气的影响。

三、关于具体战法的论述

1. 主张充分利用有利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对敌作战。作者详尽解说了不同兵种、不同兵力情况下应当注意选择和利用的相应地形与气候条件。

2. 根据战争双方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如进攻与防御、集中兵力与分散兵力、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速战速决与持久作战、粮秣自供与因粮于敌等等。

3. 针对敌方的具体情况，运用不同手段制造假象，佯动诱敌。如轻骑挑之，诱敌入伏；围师必阙，虚留生路；捣敌巢穴，攻其必救；实而备之，强而避之；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卑而骄之，亲而离之，等等。

总起来看，《百战奇略》对具体战法的论述要多于对作战宏观指导原则的阐释。作者系将实战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分别条列解说，逐一提示机动灵活切实可行的处置方法，从而撰成了本书最主要的部分。

全文及大意

第一卷

计战

凡用兵之道，以计为首。未战之时，先料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兵之众寡，地之险易，粮之虚实。计料已审，然后出兵，无有不胜。法曰：“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

谋战

凡敌始有谋，我从而攻之，使彼计衰而屈服。法曰：“上兵伐谋。”

间战

凡欲征伐，先用间谍，覘敌之众寡虚实动静，然后兴师，则大功可立，战无不胜。法曰：“无所不用间也。”

选战

凡与敌战，须要选练勇将、锐卒，使为先锋，一则壮其志，一则挫敌威。法曰：“兵无选锋曰北。”

步战

凡步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陵、险阻、林木而战则胜。若遇平易之道，须用拒马枪为方阵，步兵在内。马军、步兵中分为驻队、战队。驻队守阵，战队出战，战队守阵，驻队出战。敌攻我一面，则我两哨出兵，从旁以掩之；敌攻我两面，我分兵从后以捣之；敌攻我四面，我为圆阵；分兵四出以奋击之。敌若败走，以骑兵追之，步兵随其后，乃必胜之方。法曰：“步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陵、险阻，如无险阻，令我士卒为行马、蒺藜。”

骑战

凡骑兵与步兵战者，若遇山林、险阻、陂泽之地，疾行急去，是必败之地，勿得与战。欲战者，须得平阳之地，进退无碍，战则必胜。法曰：“阳地则用骑。”

舟战

凡与敌战于江湖之间，必有舟楫，须居上风、上流。上风者，顺风，用火以焚之；上流者，随势，使战舰以冲之，则战无不胜。法曰：“欲战者，无迎水流。”

车战

凡与步、骑战于平原旷野，必须用偏箱、鹿角车为方阵，以战则胜。所谓一则治力，一则前拒，一则整束部伍也。法曰：“广地则用军车。”

信战

凡与敌战，士卒蹈万死一生之地，而无悔惧之心者，皆信令使然也。上好信以任诚，则不用情而无疑，故战无不胜。法曰：“信则不欺。”

教战

凡欲兴师，必先教战。三军之士，素习离、合、聚、散之法，备谙坐、作、进、退之令，使之遇敌，视旌麾以应变，听金鼓而进退。如此，则战无不胜。法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大意】

本卷首篇《计战》也是《百战奇略》全书的开宗首篇，它取义于《孙子兵法·计篇》，着重从战略高度阐述实施战争谋划对于赢得作战胜利的重要作用，同时对战前谋划应包括的具体内容也作了全面介绍。计，计料，指分析判断。《谋战》主要阐述以谋胜敌的战略思想，主张在敌人谋划战争伊始就及时主动地运用谋略挫败敌人的战争图谋，使其因图谋败露而向我方屈服。本篇“法曰”引文出自《孙子兵法·谋攻篇》。《间战》《选战》

两篇分别从战略高度阐述使用间谍了解敌情，以及严格挑选精兵猛将编组成先锋队，在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步战》《骑战》《舟战》《车战》四篇分别阐述步兵对车骑兵、骑兵对步兵、水上作战、车兵对步骑兵作战时应注意选择适合自己的有利地形，回避不利地带，以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战胜敌人。《信战》认为将帅必须以信义治军，只有这样才能使士卒舍生忘死，奋勇杀敌。《教战》强调平时就必须加强部队的教育训练，使全军熟悉作战号令，掌握战术方法，只有训练有素的部队在实战中才有可能取胜。

第二卷

众战

凡战，若我众敌寡，不可战于险阻之间，须用平易宽广之地。闻鼓则进，闻金则止，无有不胜。法曰：“用众进止。”

寡战

凡战，若以寡敌众，必以日暮，或伏于深草，或邀于隘路，战则必胜，法曰：“用少者务隘。”

爱战

凡与敌战，士卒宁进死，而不肯退生者，皆将恩惠使然也。三军知在上之人爱我如子之至，则我之爱上也如父之极。故陷危亡之地，而无不愿死以报上之德。法曰：“视民如爱子，故司与之俱死。”

威战

凡与敌战，士卒前进而不敢退后，是畏我而不畏敌也。若敢退而不敢进者，是畏敌而不畏我也。将使士卒赴汤蹈火而不违者，是威严使然也。法曰：“威克厥爱允济。”

赏战

凡高城深池，矢口繁下，士卒争先登；白刃始合，士卒争先赴者，必诱之以重赏，则敌无不克焉。法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罚战

凡战，使士卒遇敌敢进而不敢退，退一寸者，必惩之以重刑，故可以取胜也。法曰：“罚不迁列。”

主战

凡战，若彼为客、我为主，不可轻战。为吾兵安，士卒顾家，当集人聚岩，保城备险，绝其粮道。彼挑战不得，转输不至，候其困弊击之，必胜。法曰：“自战其地为散地。”

客战

凡战，若彼为主，我为客，唯务深入。深入，则为主者不能胜也。谓客在重地，主在散地故耳。法曰：“深入则专。”

强战

凡与敌战，若我众强，可伪示怯弱以诱之，敌必轻来与我敌，吾以锐卒击之，其军必败。法曰：“能而示之不能。”

弱战

凡战，若敌众我寡，敌强我弱，须多设旌旗，倍增火灶，示强于敌，使彼莫能测我众寡，强弱之势，则敌必不轻与我战，我可速去，则全军远害。法曰：“强弱，形也。”

山战

凡与敌战，或居山林，或在平陆，须居高阜，恃于形势，顺于击刺，便于奔冲，以战则胜。法曰：“山上之战，不仰其高。”

谷战

凡行军越过山险而阵，必依附山谷，一则利水草，一则附险固，以战则胜。法曰：“绝山依谷。”

攻战

凡战，所谓攻者，知彼者也。知彼有可破之理，则出兵以攻之，无有不胜。法曰：“可胜者，攻也。”

【大意】

《众战》《寡战》分别阐述在我众敌寡和敌众我寡情况下作战应当注意掌握的原则，认为在我方兵力众多时不能在险狭之地与敌决战，而须选择开阔平坦地域作战，这样才便于我方兵力充分展开，进退自如。当用较少兵力抗击较多敌人时就一定要选取黄昏日落时分，或于草木深处暗设伏兵，或于隘口险路截击敌人，以扬长避短。《爱战》《威战》《赏战》《罚战》四篇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论述的都是将帅应如何治军这一重要问题，作者认为将帅必须准确地运用恩威并重、赏罚分明的策略，使士兵知进退、明得失，能够自律自觉，严格执行将令。《主战》《客战》分别阐述在本土上实施防御作战，和深入敌境实施进攻作战应把握的要领，认为前者不应轻率、过早地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而要“保城备险”以消耗敌人，“绝其粮道”以困敝敌人，待敌人疲惫不

堪时再集中兵力歼灭它。相对地，进攻固守本土的敌人却只有主动深入敌境纵深地区作战才可能取胜。《强战》《弱战》分别阐述在我强敌弱和敌强我弱形势下作战所应注意掌握的原则和方法，主张用计迷惑敌人，或使敌兵骄，或使敌兵惧，乘敌将判断失误时战胜敌人。

第三卷

骄战

凡敌人强盛，未能必取，须当卑辞厚礼，以骄其志，候其有衅隙可乘，一举可破。法曰：“卑而骄之。”

交战

凡与敌战，傍与邻国，当卑辞厚赂结之，以为己援。若我攻敌人之前，彼恃其后，则敌人必败。法曰：“衢地则合交。”

形战

凡与敌战，若彼众多，则设虚形以分其势，彼不敢不分兵以备战。敌势既分，其兵必寡；我专为一，其卒自众。以众击寡，无有不胜。法曰：“形人而我无形。”

势战

凡战，所谓势者，乘势也。因敌有破灭之势，则我从而迫之，其军必溃。法曰：“因势破之。”

昼战

凡与敌昼战，须多设旌旗以为疑兵，使敌莫能测其众寡，则胜。法曰：“昼战多旌旗。”

夜战

凡与敌夜战，须多用火鼓，所以变乱敌之耳目，使其不知所以备我之计，则胜。法曰：“夜战多火鼓。”

备战

凡出师征讨，行则备其邀截，止则御其掩袭，营则防其偷盗，风则恐其火攻。若此设备，有胜而无败。法曰：“有备不败。”

粮战

凡与敌垒相对持，两兵胜负未决，有粮则胜。若我之粮道，必须严加守护，恐为敌人所抄。若敌人饷道，可分遣锐兵以绝之。敌既无粮，其兵必走，击之则胜。法曰：“军无粮食则亡。”

导战

凡与敌战，山川之夷险，道路之迂直，必用乡人引而导之，乃知其利，而战则胜。法曰：“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知战

凡兴兵伐敌，所战之地，必预知之；师至之日，能使敌人如期而来，与战则胜。知战地，知战日，则所备者专，所守者固。法曰：“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

【大意】

《骄战》认为对于强而易骄之敌，应采用“卑词厚礼”的办法，助长他们的骄傲情绪，待其弱点充分暴露而可被我方利用时出兵去击之，以获全胜。

《交战》阐述对敌作战时应以外交手段争取毗邻战区的邻国，以卑词厚礼使之成为自己的盟友，从侧后牵制敌人。《形战》主张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要采用设虚形假象的“示形”之法，迫使敌军分兵处处防我，我方再集中兵力，在单一战场上我众敌寡的有利态势下将敌人各各击破。《势战》强调作战时应充分利用有利态势，不失时机地攻灭敌人。《昼战》《夜战》分别阐述白昼作战和黑夜作战时的惑敌技巧，认为昼间当多设旌旗，夜间则利用火光和鼓声迷惑敌人，使之无法正确判断我方兵力多少，陷于被动。《备战》阐述部队行军宿营时应时时防备敌

人突袭，有备才可能无患。《粮战》认为敌我相持胜负难分时，有足够粮草的一方才可能坚持到最后取胜，因而作战时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粮道，而切断敌人的粮饷运输线。《导战》认为出征部队应以当地人作向导，以充分了解并利用战区地形条件。《知战》指出在出兵攻敌以前，只有预先掌握交战地点、交战时间，才能做到准备充分，防守牢固，才能有效地调动敌人，战胜敌人。

第四卷

斥战

凡行兵之法，斥堠为先。平易用骑，险阻用步。每五人为甲，人持一白旗，远则军前后左右，接续候望。若见贼兵，以次递转，告白主将，令众预为之备。法曰：“以虞待不虞者胜。”

泽战

凡出军行师，或遇沮泽、圯毁之地，宜倍道兼行速过，不可稽留也。若不得已，与不能出其地，道远日暮，宿师于其中，必就地形之环龟，都中高四下为圆营，四面受敌。一则防水潦之厄，一则备四围之寇。法曰：“历沛圯，坚环龟。”

争战

凡与敌战，若有形势便利之处，宜争先据之，以战则胜。若敌人先至，我不可攻，候其有变则击之，乃利。法曰：“争地勿攻。”

地战

凡与敌战，三军必要得其地利，则可以寡敌众，以弱胜强。所谓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利，胜之半也。此言既知彼又知己，但不得地利之助，则亦不全胜。法曰：“天时不如地利。”

守战

凡战，所谓守者，知己者也。知己有未可胜之理，则我且固守，待敌有可胜之理，则出兵以攻之，无有不胜。法曰：“知不可胜，则守。”

先战

凡与敌战，若敌人初来，阵势未定，行阵未整，先以兵急击之，则胜。法曰：“先人有夺人之心。”

后战

凡战，若敌人行阵整而且锐，未可与战，宜坚壁待之，候其阵久气衰，起而击之，无有不胜。法曰：“后于人以待其衰。”

【大意】

《斥战》阐述行军作战时派专人侦察敌情以预作准备的重要性。斥，指斥堠、斥候，可指侦察、候望的行动，也可指侦察人员。自《泽战》至《谷战》五篇皆论说征战时应如何根据不同地理条件相机行事。《泽战》认为行

军、宿营、作战时均应避开沼泽或易被水冲毁的地域，无法回避时则应选取形似龟背的四周低中间高的地带扎营布阵。《争战》主张作战时应先敌抢占有利地形，如已被敌方抢占则不可盲目进攻，而要等敌情发生变化后再行攻击。《地战》再次强调“地利之助”对作战胜负的重要性。《山战》提出无论是在山林还是平原作战，都应先敌抢占制高点，如敌军已先行抢上，则不要轻率仰攻，以免伤亡过大而失败。《谷战》认为行经山谷地带时必须选择地势险要且有水草可用的谷地安营布阵。《攻战》《守战》分别阐述进攻和防守战略的依据，认为进攻作战是以“知彼”为前提条件的，如果了解到敌军可能被我方打败，就要不失时机地发起进攻；防御作战则以“知己”为前提，当明了我方尚不足以克敌时，要以防御作战方式消耗敌人，待敌方疲惫时再转入进攻。这两篇堪称姊妹篇，所依据的原则均是要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情况灵活采用不同作战方式，能攻则攻，不能攻则守，并随事态发展变化适时转换攻守方式。《先战》《后战》也是从矛盾的两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前者认为对于立足未稳的来犯之敌应先发制人，使敌人措手不及。后者认为对于行阵严整、士气锐盛的敌人则要后发制人，待敌人阵久气衰、师老兵疲时再行出击。

第五卷

奇战

凡战，所谓奇者，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交战之际，惊前掩后，冲东击西，使敌莫知所备。如此，则胜。法曰：“敌虚，则我必为奇。”

正战

凡与敌战，若道路不能通，粮饷不能进，推计不能诱，利害不能惑，须用正兵。正兵者，拣士卒，利器械，明赏罚，信号令，且战且前，则胜矣。法曰：“非正兵，安能致远。”

虚战

凡与敌战，若我势虚，当伪示以实形，使敌莫能测其虚实所在，必不敢轻与我战，则我可以全师保军。法曰：“敌不敢与我战者，乘其所之也。”

实战

凡与敌战，若敌人势实，我当严兵以备之，则敌人必不轻动。法曰：“实而备之。”

轻战

凡与敌战，必须料敌详审而后出兵。若不计而进，不谋而战，则必为敌人所败矣。法曰：“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

重战

凡与敌战，须务持重，见利则动，不见利则止，慎不可轻举也。若此，则必不陷于死地。法曰：“不动如山。”

利战

凡与敌战，其将愚而不知变，可诱之以利。彼贪利而不知害，可设伏兵以击之，其军可败。法曰：“利而诱之。”

害战

凡与敌各守疆界，若敌人寇抄我境，以扰边民，可于要害处设伏兵，或筑障塞以邀之，敌必不敢轻来。法曰：“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安战

凡敌人远来气锐，利于速战；我深沟高垒，安守勿应，以待其敝。若彼以事挠我求战，亦不可动。法曰：“安则静。”

危战

凡与敌战，若陷在危亡之地，当激励将士决死而战，不可怀生，则胜。法曰：“兵士甚陷，则不惧。”

【大意】

本卷所收各篇均两两相对，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奇战》认为作战时应灵活运用出奇制胜的战术，以达成功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最佳作战效果。《正战》主张在道路不能畅通、粮饷不能前运、计谋不能诱敌、利害不能诱敌的情况下，应采用正规战法，即以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大部队且战且前，步步推进。《虚战》认为我方势虚力弱时，应以“示形”之法伪装成力量充实雄厚的样子，以迷惑敌人，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实战》进一步阐述对于实力雄厚的敌人要严阵以待，周密防范，令敌人不敢对我轻举妄动。《轻战》继首篇《计战》之后，再次集中论述从实际战况出发，进行战争谋划的重要性。认为必须首先准确判断敌情，然后才可出兵，轻率贸然必然导致失败。《重战》认为对战争必须持慎重态度，不可轻率行事妄启战端，形势于我方有利时方可进攻，不利时则应停止攻击。《利战》主张对愚顽贪婪之敌可以利引诱，以伏兵打击。《害战》认为对于袭扰进犯之敌，可于险隘之处预设伏兵或筑垒设障，以妨害阻截敌军来犯。《安战》主张对于远来气锐而又急欲决战的进攻之敌要“安守勿应，以待其敝”。《危战》认为一旦作战部队陷入危困，将帅应临危不惧，并激励士卒抱定死战之志，奋勇杀敌。

第六卷

死战

凡敌人强盛，吾士卒疑惑，未肯用命，须置之死地，告令三军，亦不获已。杀牛燔车，以享战士，烧弃粮食，填夷井灶，焚舟破釜，绝去其生虑，则必胜。法曰：“必死则生。”

生战

凡与敌战，若地利已得，士卒已阵，法令已行，奇兵已设，要当割弃性命而战，则胜。若为将临阵畏怯，欲要生，反为所杀。法曰：“幸生则死。”

饥战

凡兴兵征讨，深入敌地，刍粮乏阙，必须分兵抄掠、据其仓廩，夺其蓄积，以继军饷，则胜。法曰：“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饱战

凡敌人远来，粮食不继，敌饥我饱，可坚壁不战，持久以敝之，绝其粮道。彼退走，密遣奇兵，邀其归路，纵兵追击，破之必矣。法曰：“以饱待机。”

劳战

凡与敌战，若便利之地，敌先结阵而据之，我后去趋战，则我劳而为敌所胜。法曰：“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

佚战

凡与敌战，不可恃已胜而放佚，当益加严厉以待敌，佚而犹劳。法曰：“有备无患。”

胜战

凡与敌战，若我胜彼负，不可骄惰，当日夜严备以待之。敌人虽来，有备无害。法曰：“既胜若否。”

败战

凡与敌战，若彼胜我负，未可畏怯，须思害中之利，当整励器械，激扬士卒，候彼懈怠而击之，则胜。法曰：“因害而患可解也。”

进战

凡与敌战，若审知敌人有可胜之理，则宜速兵以捣之，无有不胜。法曰：“见可则进。”

【大意】

凡是与敌军作战，如果经过反复分析知道有可能战胜敌人，就应该迅速出兵去攻打敌人，就没有不取胜的。《孙子兵法》说：“看到可以战胜敌人就要去进攻。”

退战

凡与敌战，若敌众我寡，地形不利，力不可争，当急退以避之，可以全军。法曰：“知难而退。”

【大意】

本卷各篇篇题同样两两相对，相反相成。《死战》认为对于缺乏信心、斗志不坚的部卒，将帅应断绝他们侥幸逃生的想法，使其抱定必死之志去与敌人决战，以达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作战效果。《生战》指出当各项作战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时，将帅应该果敢地指挥部队舍生忘死地战斗，如果将帅临战畏怯，贪生怕死，则此战必败。《饥战》主张在深入敌国作战时，必须分兵抄掠夺取敌人的粮仓和积蓄，以确保部队粮饷供应。《饱战》认为对于悬军深入而粮供不继的进犯之敌，要凭借我方充足的粮源保障，采取坚壁不战、断其粮道、持久疲敌的作战方针，伺其粮尽撤退之机出兵追击，必胜敌军。《劳战》告诫读者：如果敌军先期占领有利地形，我军仓卒奔赴战场应战便会处于疲劳被动而易被敌人打败的不利态势。《佚战》认为打了胜仗之后不可凭恃胜利而放松警惕，而应更加警觉，严阵以待，处逸犹劳，切实做到有备无患。《胜战》进一步阐说胜利之后不可骄傲怠惰，而应日夜备战防敌袭击，这样即使敌军来犯，我方也不会被击败。《败战》的出发点与前一篇恰好相反，认为打了败仗之后不可畏敌气馁，而应于不利中寻找有利因素，重整军械，激励士卒，待敌军懈怠之时再行进击。《进战》与第四卷中的《攻战》旨趣相同，也是讲当确知敌人有可能被打败时，应迅速进兵攻打它。《退战》认为在敌众我寡、地形不利，且难以力争胜的条件下，应当迅速退却，避敌锋芒，保全部队。

第七卷

挑战

凡与敌战，营垒相远，势力相均，可轻骑挑攻之，伏兵以待之，其军可破。若敌用此谋，我不可以全气击之。法曰：“远而挑战，欲人之进也。”

致战

凡致敌来战，则彼势常虚，不能赴战，则我势常实，多方以致敌之来。我据便地而待之，无有不胜。法曰：“致人而不致于人。”

远战

凡与敌阻水相拒，我欲远渡，可多设舟楫，示之若近济，则敌必并众应之，我出其空虚以济。如无舟楫，可用竹木、蒲苇、罌瓦、瓮囊、枪杆之属，缀为排筏，皆可济渡。法曰：“远而示之近。”

近战

凡与敌夹水为阵，我欲攻近，反示以远，须多设疑兵，上下远渡，敌必分分来应，我可以潜师近袭之，其军可破。法曰：“近而示远。”

水战

凡与敌战，或岸边为阵，或水上泊舟，皆谓之水战。若近水为阵者，须去水稍远，一则诱敌使渡，一则示敌无疑。我欲必战，勿近水迎敌，恐其不得渡。我欲不战，则拒水阻之，使敌不得济。若敌率兵渡水来战，可于水边何其半济而击之，则利。法曰：“涉水半渡可击。”

火战

凡战，若敌人居近草莽，营舍茅竹，积刍聚粮，天时燥旱，因风纵火以焚之，选精兵以击之，其军可破。法曰：“行火必有因。”

缓战

凡攻城之法，最为下策，不得已而为之。所谓三月修器械，三月成距堙者，六月也。谓戒为己者，忿躁不待攻具而令士卒蚁附，恐伤人之多故也。若彼城高池深，多人而少粮，外无救援，可羸取之，则利。法曰：“其徐如林。”

速战

凡攻城围邑，若敌粮多人少，外人救援，可以速攻，则胜。法曰：“兵贵拙速。”

整战

凡与敌战，若敌人行阵整齐，士卒安静，未可轻战，伺其变动击之，则利。法曰：“无邀正正之旗。”

乱战

凡与敌战，若敌人行阵不整，士卒喧哗，宜急出以击之，则利。法曰：“乱而取之。”

【大意】

《挑战》指出对于凭垒固守不出的敌人，可用轻骑兵前去挑诱其出战，再以预设伏兵袭击它。如果敌军以此方法对付我方，我方则不应以全部兵力出战，以免中其诱伏之计。《致战》发挥《孙子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战法，再次论述了争取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性。《远战》《近战》两篇指出与敌人隔水相拒时，可用佯动战法制造假象，误敌突袭。当缺少渡船时可就便因材制宜制作渡河工具。这两篇所依据的都是孙子用兵“诡道十二法”中的部分计策。《水战》阐述陆上近水作战应如何利用水流辅助部队胜敌。当与敌军隔水对峙时，如不欲与敌决战，可近水设阵，凭水阻敌过河。如欲决战，则应于离河稍远处设阵，以诱敌渡河，待其渡过一半时袭击它。《火战》主张对于在草莽地带扎营之敌，或者对敌人的粮草屯所，可利用干燥天气因风纵火，辅佐部队攻击敌人。《缓战》《速战》均论攻城之法。作者首先指出攻城法费时费事，伤亡较大，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故对于城防坚固、兵多粮少且无外援的守城之敌，不应急于攻城，而宜长久围困。若敌情相反则应速攻取胜。《整战》《乱战》分别阐述对阵势严整和阵势散乱之敌的作战方法。认为对前者不应轻率交战，而要待其变乱再行攻击，以避实击虚，因变制敌。而对于行列紊乱不整之敌则要不失战机，乘乱攻歼。

第八卷

分战

凡与敌战，若我众敌寡，当择平易宽广之地以胜之。若五倍于敌，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三倍于敌，二术为正，一术为奇。所谓一以当其前，一以攻其后。法曰：“分，不分为縻军。”

合战

凡兵散则势弱，聚则势强，兵家之常情也。若我兵分屯数处，敌若以众攻我，当合军以击之。法曰：“聚，不聚为孤旅。”

怒战

凡与敌战，须激励士卒，使忿怒而后出战。法曰：“杀敌者，怒也。”

气战

夫将之所以战者，兵也；兵之所以战者，气也；气之所以盛者，鼓也。能作士卒之气，则不可太频，太频则气易衰；不可太远，太远则力易竭。须度敌人之至六七十步之内，乃可以鼓，令士卒进战。彼衰我盛，败之必矣。法曰：“气实则斗，气夺则走。”

逐战

凡追奔逐北，须审真伪。若旗齐鼓应，号令如一，纷纷纭纭，虽退走，非败也，必有奇也，须当虑之。若旗参差而不齐，鼓大小而不应，号令喧嚣而不一，此真败却也，可以力逐。法曰：“凡从勿怠，敌人或止于路，则虑之。”

归战

凡与敌相攻，若敌无故退归，必须审察，果力疲粮竭，可选轻锐蹙之。若是归师，则不可遏也。法曰：“归师勿遏。”

不战

凡战，若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兵势不利，彼或远来，粮饷不绝，皆不可与战，宜坚壁持久以敝之，则敌可破。法曰：“不战在我。”

必战

凡兴师深入敌境，若彼坚壁不与我战，欲老我师，当攻其君主，捣其巢

穴，截其归路，断其粮草，彼必不得已而须战，我以锐卒击之，可败。法曰：“我欲战，敌虽深沟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

辟战

凡战，若敌强我弱，敌初来气锐，且当避之，伺其疲敝而击之，则胜。法曰：“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围战

凡围战之道，围其四面，须开一角，以示生路，使敌战不坚，则城可拔，军可破。法曰：“围师必缺。”

【大意】

《分战》《合战》分别阐述在何种情况下应分兵击敌、合兵抗敌。认为我众敌寡时要选择平坦宽阔的地形，以主力正面进攻，以一部侧后袭击。但当敌人以优势兵力向我军进攻时，我方则应集中兵力合击它。这两篇引为印证的“法曰”均出自《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怒战》《气战》均阐述作战时鼓舞士气的重要性。指出将帅必须在战前教育、激励士卒仇恨敌人，尔后方可出战，战场上对士卒的鼓动也要适度适时，过于频繁则士气易衰，距敌过远则体力易衰，应择取适当的冲击距离并于敌人气衰力竭时鼓动士卒进攻。《逐战》《归战》阐述的是追击敌人时应掌握的原则，认为当敌人退却时，应首先审其真伪，对于非败而退之敌应审慎处置，勿中其奇计；对于真正溃败之敌则应全力追击，务求歼灭之。同样，对归师也应作两种区分，兵疲粮尽者可派兵追击，但对那些为保存实力主动撤退归国的敌人，我方则不要轻率拦截。《不战》《必战》分别阐述采用不急于决战，或主动挑战战术时所应把握的原则。指出对于兵力强大，或远道而来且粮饷充足的进攻之敌，我方应凭垒固守，持久防御，以待敌敝而后反攻。但当我军深入敌境，敌人坚城不战时，则应采用“攻其必救”的原则，迫使敌人与我决战。《避战》与《后战》等篇旨趣相近，仍然是在阐发《孙子兵法》中“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等战术。《围战》阐述围攻城邑作战时所应采用的战法，主张于围城时留有缺口，示敌以逃生之路，动摇其固守的决心，诱使敌人主动脱离坚城固垒，于运动中歼灭敌军。

第九卷

声战

凡战，所谓声者，张虚声也。声东而击西，声彼而击此，使敌人不知其所备，则我所攻者，乃敌人所不守也。法曰：“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

和战

凡与敌战，必先遣使约和。敌虽许诺，言语不一。因其懈怠，选锐卒击之，其军可败。法曰：“无约而请和者，谋也。”

受战

凡战，若敌众我寡，暴来围我，须相察众寡虚实之形，不可轻易遁去，恐为尾击。当圆阵外向，受敌之围，虽有缺处，我自塞之，以坚士卒心，四面奋击，必获其利。法曰：“敌若众，则向众而受敌。”

降战

凡战，若敌人来降，必要察其真伪。远明斥堠，日夜设备，不可怠忽。严令偏裨，整兵以待之，则胜，不然则败，法曰：“受降如受敌。”

天战

凡欲兴师动众，伐罪吊民，必在天时，非孤虚向背也。乃君暗政乱，兵骄民困，放逐贤人，诛杀无辜，旱蝗冰雹，敌国有此，举兵攻之，无有不胜。法曰：“顺天时而制征讨。”

人战

凡战，所谓人者，推人士而破妖祥也。行军之际，或枭集牙旗，或杯酒变血，或麾竿毁折，惟主将决之。若以顺讨逆，以直伐曲，以贤去愚，皆无疑也。法曰：“禁邪去疑，至死无所之。”

难战

凡为将之道，要在甘苦共众。如遇危险之地，不可舍众而自全，不可临难而苟免，护卫周旋同其生死。如此，则三军之士岂忘己哉？法曰：“见危难，毋忘其众。”

易战

凡攻战之法，从易者始。敌若屯备数处，必有强弱众寡。我可远其强而

攻其弱，避其众而击其寡，则无不胜。法曰：“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

离战

凡与敌战，可密候邻国君臣交接有隙，乃遣谍者以间之。彼若猜贰，我以精兵乘之，必得所欲。法曰：“亲而离之。”

饵战

凡战，所谓饵者，非谓兵者置毒于饮食，但以利诱之，皆为饵兵也。如交锋之际，或乘牛马，或委财物，或舍輜重，切不可取之，取之必败。法曰：“饵兵勿食。”

【大意】

《声战》主张采用声东击西的佯动误敌手段，使敌人不知应当从何处对我军进行有效防守，形成我方歼敌的有利条件和可乘之机，进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和战》主张运用和谈手段配合军事斗争，在作战过程中伪与敌人议和，以此麻痹敌人，继而乘其懈怠不备之隙以精兵袭击之。《受战》认为当我军突然被敌人重兵包围时，不可轻率逃走，以防敌人尾随追击，而应首先查明敌情，并布列圆阵御敌。如果敌人围攻时留有缺口，我方也应自行堵塞，以坚定士卒拚死勇斗的决心。《降战》认为对于来降之敌必须查明真伪，并保持高度警惕，加强戒备，以防敌人诈降。《天战》认为当敌国出现君王昏聩政治混乱及水旱蝗灾等人祸天灾时，我方便可以发动吊民罚罪的正义战争。另外本篇还特别指出决定战争时机与吉凶的应是上述因素，而不是占卜。《人战》主张充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破除迷信邪说。当出师过程中遇到怪异现象时，主将要妥善处置，以稳定军心士气，只要所进行的是正义战争就应坚定不移地战斗到底。《难战》认为将者一定要与士卒同甘共苦，危难之际尤其不能为保全自身而舍弃部队，而应身先士卒，起表率作用，这样才能获得士兵的拥戴。《易战》主张对于屯备数处且有强弱之别的敌人，应当避强击弱，首攻弱寡之敌。《离战》论述应如何以离间之计配合军事斗争，主张随时捕捉和利用敌国君臣间的矛盾，派遣间谍离间他们，进一步加大他们之间的裂痕，然后再以精锐部队乘隙攻击敌人。《饵战》与第五卷中的《利战》是分别从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利战》主张我方以利诱敌，本篇则提醒战将要提高警惕，以防误中敌人的“饵兵”之计。认为不可随意拾取敌军施放的诱饵，如牛马，輜重等，否则将会导致变乱。

第十卷

疑战

凡与敌对垒，我欲袭敌，须丛聚草木，多张旗帜，以为人屯，使敌备东，而我击其西，则必胜。或我欲退，伪为虚阵，设留而退，敌必不赶追我。法曰：“众草多障者，疑也。”

穷战

凡战，如我众敌寡，使必畏我军势，不战而遁，切勿追之，盖物极则反也。宜整兵缓追。法曰：“穷寇勿迫。”

风战

凡与敌战，若遇风顺，致势而击之；或遇风逆，出不意而捣之，则无有不胜。法曰：“风顺致势而从之，风逆坚阵以待之。”

雪战

凡与敌人相攻，若雨雪不止，覘敌无备，可潜兵击之，其势可破。法曰：“攻具所不戒。”

养战

凡与敌战，若我军曾经挫衄，须审察士卒之气，气盛则激励再战；气衰则且养锐，待其可用而使之。法曰：“谨养勿劳，并气积力。”

畏战

凡与敌战，军中有畏怯者，鼓之不进，未闻金先退，须择而杀之，以戒其众。若三军之士，人人皆惧，则不可加诛戮，重壮军威。须假之以颜色，示亦不畏，说以利害，喻以不死，则众心自安。法曰：“执戮禁畏，太畏则勿杀戮，示之以颜色，告之以所生。”

书战

凡与敌对垒，不可令军士通家书，亲戚往来，恐言语不一，众心疑惑。法曰：“信问通，则心有所恐；亲戚往来，则心有所恋。”

变战

凡家兵之法，要在应变。好古知兵，举动必先料敌。敌无变动，则待之；

乘有其变，随而应之，乃利。法曰：“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好战

夫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实不获已而用之。不可以国之大，民之众，尽锐征伐，争战不止，终致败亡，悔无所追。然兵犹火也，弗戢，将有息焚之患，黷武穷兵，祸不旋踵。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

忘战

凡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圣人之深戒也。天下无事，不可废武，虑有弗庭，无以捍御。必须内修文德，外严戒备，怀柔远人，戒不虞也。四时讲武之礼，所以示国不忘战，不忘战者，教民不离乎习兵也。法曰：“天下吊平，忘战必倾。”

【大意】

《疑战》论述如何设置疑阵迷惑敌人；要进袭敌人时可伪示我军屯兵之所吸引敌人，而从其他方位袭取敌军；要避敌退却时则要设置虚阵伪示驻兵而悄然撤退，令敌人不敢轻率追击我军。《穷战》认为在我众敌寡的形势下，对于不战而逃之敌，应调整兵力从容不迫地追击他们，而不能贸然追逐，欲速不达。《风战》《雪战》分别论说风雪天气对敌作战的策略。主张顺风时趁风势进攻敌人。逆风遇雪时则可乘敌人麻痹松懈之际，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养战》认为部队受挫后，将帅一定要根据士气状况决定战守之策。如士气旺盛，就激励士卒连续作战，如士气衰落，就要休整部队，待其恢复锐气后再投入战斗。《畏战》论述如何处置临战状态下的畏敌怯战问题，认为对于畏惧不前或未战先逃的士兵，可择其甚者处以极刑，以收杀一儆百之效。但如果全军普遍存在畏敌怯战情绪，将帅就不可滥开杀戒，而要采取适当方式说服教育，晓之以利害，这样才能稳定士卒情绪，恢复战斗力。《书战》主张在与敌对峙期间禁绝士卒与亲友通信往来，以免因为言语不一而动摇军心，涣散士气。《变战》旨在阐述因变制敌，灵活用兵的作战原则。认为用兵之法中，最重要的就是要随时根据情况的变化克敌制胜，统兵作战要先明敌情而后行动，敌情无变时要待其变化，有变时则要依据新情况采取新对策。《好战》儆示执政者要慎战，认为战争本与德治相悖，万不得已时才可开启战端。人君不可依恃国大民众而随意发动战争，穷兵黷武必将导致国家败亡。《忘战》是全书的结篇，着重阐述了和平时加强战备的必要性，作者认为人君必须牢记古贤“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教诫，于太平盛世也要加强武备，以免外敌入侵时措手不及，作者最后以《司马法》中“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告诫读者一定要居安思危，常备不懈。

名著评点

《百战奇略》是在北宋神宗朝颁定《武经七书》为武学必读课本之后产生的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古代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的兵学专著，对后世兵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和军事学术发展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今日看来，其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百战奇略》很好地继承吸收了我国宋代以前兵学思想的精华，并于书中进行了恰切的归纳总结，对读者深刻领会这些兵学成就很有帮助。

明李赞在《武经总要百战奇法序》中指出本书“其命名立法，多出孙武子、《武经七书》，盖以《孙子》为经。”王鸣鹤认为本书各款“款下各附合于孙子法，且更以古人之行事证之”（《登坛必究·辑百战说》）。邹复更称本书“自《计战》以至《忘战》，凡有百篇，俱自《武经七书》中流出”（《韬略世法》）。今日细审原书，我们会对明清兵学家的这些看法有比较充分的认识。

《百战奇略》论事的体例是先述说作者自己对古代兵法的理解与分析，然后再引用兵书原文（即各篇首段之末的“法曰”引文）以为印证。目前除《书战》一篇的引文尚未查到出处外，张文才先生已经查找出了其余99条引文的出处，计：引自《孙子兵法》的60条，《吴子》5条，《六韬》2条，《黄石公三略》2条，《尉缭子》2条，《司马法》10条，《唐太宗李卫公问对》6条，《尚书》1条，《论语》1条，《左传》6条，《便宜十六策》1条，《通典》1条，《贞观政要》1条，《旧唐书》1条。据此统计，全书100条引文中至少有87条出自《武经七书》，说明本书的著述目的在于讲解以《孙子兵法》为首的《武经七书》等兵家经典，是以继承前贤的兵学成就为主的。

其二，《百战奇略》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全书共搜集存录了自春秋初期迄五代末期1650年间散见于21种史籍中的各种类型的战（事）例100例（某些版本仅存90余例），其中最早的战例为公元前700年的楚绞之战，最晚的为公元945年的后晋与契丹之间的阳城之战。作者对这些战（事）例一般都注有战事发生的时间和资料来源，为后人检索战争战例资料提供了极大方便。

其三，《百战奇略》创设了一种明晰实用的著述方式，为后世的兵书编纂活动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本书将古代作战双方的各方面情况予以总结归纳，分为百战，各以单音词设立条款以为篇目，每篇既以古代兵法为依据阐明兵机方略，又以相应战例事例加以解说，论史结合，相互印证，这种论兵兵书的编纂体例和著述方式很便于读者阅读理解。

其四，《百战奇略》的作者善于从相关相对的正反两个方面阐述问题，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对后人深有启发，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百战奇略》的论说体系十分严密，这在宋朝以前的中国古代兵书中是不多见的。书中列举了军事斗争领域里存在的大量对立统一关系，分篇立论，对比分析，说明相反相成的道理，充满辩证思想，是一部系统全面阐释古代军事范畴的重要著作。书中所列百题虽然各自独自成篇，但各篇之间并非孤立无关，前后篇多正反成对，具有内在联系，说明作者已经认识到军事上的许多矛盾现象都具有两面性，是相反相成的，因而能从正反两方面分析在不同情况下所应采取的不同的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为人们以辩证的观点分析研究战争，避免

主观指导上的形而上学和片面性，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它从战争千变万化这一客观实际出发，已经触及到矛盾的双方既相互依存，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规律。这是本书最为可贵的地方。

此外，中国古代兵书多用文言，《百战奇略》使用的语言则接近口语，通俗易懂，好学易记，这对兵书阅读范围的扩大极为有利。

以上是现代人角度对《百战奇略》一书所拥有的重大学术价值与思想价值所进行的探讨，下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古人对它的评价。

《百战奇略》自产生以来就为兵家所重视和推崇，明清论兵者对之多所赞誉，如：

明弘治十七年（1504）陕西布政使司左参政李赞称本书“极用兵之妙，在兵家视之，若无余策”，认为只要“握兵者平时能熟于心，若将有事而精神筹度之，及夫临敌，又能相机而应之以变通之术”，便可以“成凯奏之功”（《武经总要·百战奇法序》）。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骠骑将军王鸣鹤认为：本书“殊足以启发后人，而战道略备矣”（《登坛必究·辑百战说》）。

崇祯间邹复认为：“以此书教战于昔人，用兵之妙思过半矣”，倘若“神明而善用之，虽以百战而百胜可也”（《韬略世法·新编百战百胜合法引证·百战胜法小引》）。

清咸丰间满人麟桂认为本书“启发神智，或不无所补”（《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百战奇略题词》）。

除上述言辞上的赞誉外，古人还多次将《百战奇略》收入在社会上广有影响的丛书之中，如：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王鸣鹤编辑《登坛必究》，翌年刊行，内中收录了《百战奇法》的前50战法。

明崇祯九年（1636）刊行的兵法丛书《韬略世法》全文收录了《百战奇法》，且以《新编百战百胜合法引证》为篇名列为该丛书之第七种。

另外前面提到的清麟桂据澠統道人刻本重新刊刻《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时也收入了本书。

除正式收入丛书外，明清之际《百战奇略》还被作为某些著名兵书的附刻本一再刊行。如今存《百战奇略》的最早版本即是明弘治十七年（1504）西安马思进刊《武经总要·百战奇法》，其次为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金陵唐富春刊《武经总要·百战奇法》。这两种版本不仅内容完全相同，而且均是作为《武经总要》的附刻本刊行于世的。我们知道《武经总要》是北宋仁宗朝曾公亮、丁度等奉诏编纂的，宋仁宗曾亲自为之作序，在兵学界历来享有很高地位。《百战奇略》得以与它并行于世，可见古人对它的重视程度。

可以说，视《百战奇略》为古典兵学名著，是古今人士一致的见解。

名著通览

明代是中国兵学史上的奇迹，产生了很多不朽的兵学著作，不仅在很多领域取得了集大成的成就，而且还开辟了很多前人所未涉及的领域，这些实绩使明代兵学与春秋战国时代兵学一道成为最辉煌的两时期。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著录，明代兵书为 1164 种，约占中国兵书总数部的 27.5%，独占中国兵学之鳌头。《八阵图合变说》就是明代一部专论八卦阵的阵法专著，堪称中国古代关于八卦阵临敌应变的压卷之作。

“八阵图”在中国古代军事上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能精通八阵图的人大都被认为是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军事奇才，比如历史上的风后，孙臆、诸葛亮、吴用、刘伯温等。杜牧有“功盖三分国，各成八阵图”的诗句，于此可见，精通八阵图的人有多么神通广大。吴蜀彝陵之战时，东吴名将陆逊率虎狼之师，挟胜利余威追击刘备，至奉节陷入诸葛亮的八阵图，结果晕头转向，不分南北东西，幸亏黄承彦指点迷津，才得以走出迷魂阵。诸葛亮布下的八阵图只是以江石垒成，就足以将陆逊这样的将才围在里面，若用威武之师布成此阵，加以行止号令，攻守杀伐，恐怕东吴将士就无缘再见江东父老了。由于八阵图变化莫测，使人防不胜防，因而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被认为是玄之又玄的东西。

揭开古代阵法神秘面纱，将其深入浅出地加以诠释，并用于实践取得辉煌战绩的是龙正的《八阵图合变说》。

龙正生平不详，武都人，平生喜好兵学，出入兵学百家，颇有造诣，明正德年间，莱阳人蓝章任四川巡抚，龙正为蓝章所赏识，入蓝章幕为幕僚，参议军机。当时川陕一带盗贼四起，占山为王，招兵买马，颇有声势，屡败官军。龙正建议蓝章派人到奉节鱼腹寻当年诸葛武侯所摆八阵图遗址，绘成图案，朝夕研讨、教练士卒。阵成、临敌应变，所向披靡，斩获甚众，班师奏凯，汉中乃平。《八阵图合变说》正是当时龙正根据鱼腹八阵图推演而成，借以教练士卒。

全书约 4000 字，附图 9 幅，即八阵总图、天覆阵图、地载阵图、龙飞阵图、虎翼阵图、风扬阵图、云垂阵图、鸟翔阵图、蛇蟠阵图。全文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总序，交待《八阵图合变说》一书的编撰动机及背景，主要谈了三层意思，一是八阵图是我国兵学瑰宝，是遇敌应变，斩军夺帅的杀手锏；二是历代兵家者流往往只流于将其作为谈资，很少将其用于行伍，教练士卒，这是件非常遗憾的事；三是蓝公讨贼，教练士卒的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原因促成了龙正编撰此书的动机，于是将八阵图而解之、传之后世，流泽百代。第二部分写八阵图合变说。介绍排列八阵图的几个基本单位：伍、队、阵、部、将、军各自的人数，接着讲总阵图的排列，各单位所站方位、相互之间的距离都具有严格规定性，正是严格的规定性才导致其无穷的变化性，而这些变化又是有一定法度的；第三部分是写八阵号令，总阵图排列成后，并不足以临阵摧敌，八阵图的威力在于在总阵图基础上的无穷变化，而这些变化是有机统一的变化，不是杂乱无章地各自为阵的变，因而需要统一的号令，因而大旗一挥，一声号令，各阵的举止行进皆受其节制，止于该止，动于当动。号令常用号笛、唢呐、鼓、金等军乐响器，每种军乐响器各代表一定的节度，交替使用，整个阵形随之变化，神出鬼没、妙不可言，故精于此

阵者常能不战而摧百万大军，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第四部分是图文结合，具体解说天覆、地载、风扬、云垂、龙飞、虎翼、鸟翔、蛇蟠八种阵势的排列变化。八阵图可以无穷地组合变化，八阵可以合为一阵，以六十四阵作八阵变化，推而广之，大阵套小阵，统一号令，随机应变，让人眼花缭乱，不知天南地北，这就是历代用兵者遇上八阵图谈虎色变的原因。第五部分是总括全文，讲八阵图的历史沿革、诸葛亮八阵图的遗址、历代兵家对八阵图的见解，逐一评论，最后谈自己对诸葛亮八阵图的看法，很有点指点迷津，让人恍然大悟的味道。

全文几乎是用当时的白话写成，通俗易懂，很近似于现在标准的说明文，不失为一篇很好的图说。龙正在中国兵学史上并不是赫赫有名的大牌人物，但其《八阵图合变说》却是一部不折不扣关于古代阵法的压卷之作。《传世名著百部》将其收入，与《孙子兵法》、诸葛亮《将苑》、戚继光《练兵实纪》同列，既是肯定此书的不朽价值，也是对龙正这位几百年前的兵学先贤的纪念。

全文及大意

提要

八阵合变图说，（明）龙正撰。正，武都人。正德中，莱阳蓝章巡抚四川，驻兵汉中。遣人至鱼复江图八阵垒石，正时在章幕中，遂推演为图说，刊于蜀中。

【大意】

本部分介绍《八阵图合变说》一书的作者，成书时间。

叙

昔者汉之诸葛，大名垂于宇宙，而成于八阵者居多。诸葛之八阵。昉于黄帝、风后。而实得心法，非专推演也，故其垒石于沙，纵横皆八。其曰天衡、地轴、天前冲、后冲、地前冲、后冲。与夫曰风曰云者，阵之名也。六十有四者，阵之多寡相乘数也，布之各有其方，列之各有其位。游兵二十四阵，在六十四之后，名曰却月阵。开阖作止，间队与八阵皆同，下营之际。环卫于后，出入神速，应敌取胜者，此总图之合欤。若其内外之分天覆地载；左右之分为风扬、为云垂；前后四隅之分为龙飞、为虎翼、为鸟翔、为蛇蟠者。此八阵之变欤。合不自合，而包含无尽；变不徒变，而应敌无方；坚如磐石，触之者碎；炽如烈火，犯之者焦；此司马懿之所以甘受巾帼之辱，而终不敢轻之以取败也。武侯已变，而阵图之在白帝城鱼腹洲者，固自若也。晋马隆以三千步卒，破暑机能数万骑，以复凉州者，按此图也。自时厥后，兵家者流，但以资谈说，而不以教行伍。虽师律提纲，具在图说，而于总图后少却月阵图，是无游兵也。无游兵，何以取胜而御猝然之变也哉？且于摆阵未有号令之详，变阵未有旗帜之色，虽欲用之，不可得已。此吾东莱蓝公以大都宪典兵汉中之时，所以慕景武侯，遣使鱼腹，图其犹在之垒石而谛观之。加以推演，询问讲究之久，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指要者。乃取小石于厅事后，布以合之，起以变之，其合其变，应手而成。于是以摆变阵之举，竟发其所未发，而成一书，自将领以至士卒，俾各诵而习之，无何揣摩，敌忤之气，十倍寻常，乃制为冲阵之法。遴选勇锐以冲之，冲则见擒，无能脱者，将士欣跃，思欲一逞，由是奋武扬威，屡战屡胜，汉南鸱贼，相次授首，斩获降散，无虑数万计。汉中义安，班师奏凯，论功推擢。虽公之忠贞知勇绝伦，何莫而非自八阵图说中来耶。是汉中之功，成于阵图之习；阵图之习，成于蓝公之教。人存政举，余不能无深羨矣。余乃次第其槩于右，以冀阵图之用于将来，则亦存乎其人云尔。

正德丙子春二月吉旦，赐进士第朝政大夫前广东布政司右参议徐昂识。

【大意】

书叙本书创作动机和背景。首叙诸葛亮当年用八阵图成就兴邦定国之业，然后简略介绍八阵之名和变化之奥妙。再叙自晋代马隆运用此阵建功以后，兵家者流往往只流于将八卦阵作为谈资，很少将其运用于行伍，教练士卒，遂使这一古代阵法之精华成为玄之又玄的东西，没能广泛地流传并加以很好的利用。最后写蓝章督兵四川，运用此阵，演练士卒，剿灭盗贼，平定

汉中的丰功伟绩，说明此阵图不可不传之后世，造福万代，于是萌生创作此书的动机。八阵图合变说

推演八阵，始于队伍，而成营阵。伍者五行生成之数也，阵者八卦之象也。游兵者二十四气之数也。所以五人为伍，十伍为一队，加五旗军而五十有五，终于生成之数也。八队为一阵，有四百四十人；八阵为一部有三千五百二十人，而为小成，可变两数阵也。八部为一将，有二万八千一百六十人，而为中成，八阵齐可变也，终于六十四卦也。八将为一军，有二十二万五千二百八十人，而为大成。故韩信曰：“多多益办”。其布列营阵，以将台左列四阵，右列四阵，分为两层驻扎，而为小将。左列四部，右列四部，亦分两层而为中将。左列四将，右列四将，亦分两层而为大将。其制阵，以千人可布六华阵，每面用六十步，以小成三千五百二十人。可布八阵，每面用一百二十步，以中成一万八千一百六十人。每面用六百步，以大成二十二万五千二百八十人。每面用一千一百步，其小成。每队相离十八步，中成。每队相离八十六步，大成。每部相离一百七十二步，内余数步。加中军而为闰也。以天后冲四队、东北西北风云各二队定为二号，以后地轴、地后冲各二队定作三号，以后地轴四队、左右后天冲各二队定作四号，以前地轴四队、左右前天冲各二队定作五号，以前地轴、地前冲各二队、左右前天衡各二队定作六号，以地前冲四队、东南西南风云各二队定作七号，以天前冲四队、东南西南风云各二队定作八号，书于本队旗上，布阵下营，不得错乱。闻中军举号令，每阵皆间阵，一二五六号先出三十六步止单摆开。战毕，仍收作八阵图为第一阵。二次举号，三四七八号出过第一阵前三十六步止单摆开。战毕，仍收作八阵为第二阵。三次举号，第一阵又间队，每阵出五六号，过第二阵前三十六步止单摆开。战毕，仍收作八阵为第三阵。四次举号，第二阵又间队，每阵出七八号，过第三阵前三十六步止单摆开。战毕，仍收作八阵为第四阵。次视中军举起火点鼓，每阵又间队，一三五七号不动；二四六八号出前行十八步止；天前冲四阵居前；天后冲四阵居后；天衡十六阵居两端；地轴十二阵居中间；地前冲六阵居前；地后冲六阵居后；风八阵居四维；云八阵居四角；自然而成八阵之规也。游兵二十四阵分列两哨十二阵，三阵定作一号，共作四号。分列两层，进上开阖间队与八阵皆同。惟下营之际，掣环于后而伏之。取胜冲击，全在乎游兵也，是可忽乎哉。

【大意】

推演八阵图从队伍开始。这里涉及到几个数理概念：伍者，五人为一伍，配五行之数，即金、木、水、火、土；阵者，八卦之象也，八卦指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内含天地万物之象；六十四卦，是由八卦衍生而成，其用途在于更直观地图解八卦中所含万物之象；二十四气，指一年的二十四个节气，即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生成之数五十五，即大衍之数五十五，指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0（十）相加等于五十五，此为天地万物生成之数。懂得这些数理概念，去看八阵图就不难理解了。

文中介绍了八阵图中的基本数量单位：伍、队、阵、部（小成）、将（中成）、军（大成）的具体人数，这些人数各有规定，但有一个规律，即从伍开始，以队为基数（即生成之数、大衍之数） $55 \times 8 = 440$ （阵） $\times 8 = 3520$ （部） $\times 8 = 28160$ （将） $\times 8 = 225280$ （军）形成一个大成之阵。按照这个规律还可以

以军为整体，55 军为一个大方之数，乘以 8 无限排下去，这样大阵中含小阵，变化无穷，神出鬼没，懂得这一奥妙、就可以运千军万马于股掌之间，所以韩信用兵，多多益善。

文中介绍了八阵图的排列顺序。各单位方位、相互之间的距离，这些都是有一定规律之下无限变化的。各单位有自己的代号，举止行进全凭中军号令，不得擅自作主。这样，中军大旗一挥，万众一心，举止行进皆若一人，从而就形成了整体合力，战如河决，成排山倒海之势；守如泰山，坚不可犯。这就是八阵图让人畏惧，不敢冒犯的奥妙所在。

八阵号令

凡令立阵操练之日，侵晨赴各地方，每队七行七层，以三千人之上四队合为一队；二万人之上四阵合为一阵；二十万人之上四部合为一部；俱分两层札驻，闻中军号笛响，马步官旗诣中军听发放讫，回还各队，传令示众，不许喧哗及错乱队伍。闻中

军第一声唢呐响，各队步兵皆集，骑兵解绊牵马。第二声唢呐响，步兵举旗，骑兵乘马。第三声唢呐响，点鼓间队出缓行，一鼓一蹶，至十八步，中军放炮一个，麾旗三次，发喊三声。战声喇叭响发鼓，急行十八步，金响止单摆开。锣响放铙，弓弩枪牌俱作战势，齐唱杀杀杀三声。唢呐响发喊摔铙响，收队驻为第二阵，三次点鼓后，每阵又间队出，缓行过第二阵前十八步放炮一个，挥旗一次，发喊一声，战声喇叭发鼓，急行十八步，间响止单摆开，锣响放铙弓弩枪牌俱作战势。官军齐唱护护护三声。唢呐响发喊摔铙响，收队驻为第一阵。再点鼓，后面队尽出，缓行过第一阵前十八步，放炮一个，麾旗一次，发喊一声。战声喇叭响发鼓，急行十八步，金响止单摆开。锣响放铙，弓弩枪牌皆作战势，齐唱突突突三声，唢呐响发喊摔铙响，收队驻为三阵。四次点鼓后，第二阵亦间队出，缓行过第三阵前十八步，放炮一个，麾旗一次，发喊一声。战声喇叭响发鼓，急行十八步，金响止单摆开。锣响放铙，弓弩枪牌如前作势，齐唱词词词三声，唢呐响发喊摔铙响，收队驻为第四阵。中军放起火箭三枝，点鼓，每阵皆间队出前十八步上，各趋原分地方下营，左右前后纵横，摆成行列，面俱朝外，金响止，战声喇叭响单摆开，如阵总图。隅落钩连，以成八阵之规，唢呐响发喊摔铙响收队。若欲、冲演变阵者，先整前哨金鼓旗二对，响器一副，金二口，锣二面，鼓十二面，摔铙二个，大统四口，中军金鼓旗幡如旧，听本哨官入天阵内用，次中军举玄黄二色旗为一变。天覆、地载二阵放炮一个。点鼓，该天阵队往南缓行布天阵，该地阵队往北缓行布地阵，各至地界。麾旗一次，发喊一声，战声喇叭响发鼓，急趋下营，金响止单摆开。锣响放铙，弓弩枪牌，皆作战势，齐唱护护护三声，唢呐响发喊摔铙响，收队。中军放起火箭三枝，二阵皆动，复回总阵，打得胜鼓，唢呐喇叭号笛齐响，各归原地。若再变阵亦如前。拔旗鼓响器等件听左哨官入阵用，中军举五采五晕二旗，则为第二变。风扬、云垂二阵放炮一个，点鼓，该风阵队往西缓行布风阵。该云阵队往东缓行布云阵。其进止动荡，回营号头，皆准前例，但唱杀杀杀三声。若再变阵，右哨官入寨，中军举青白二旗为第三变，龙飞、虎翼二阵放炮一个，点鼓。该龙阵队往东南布龙阵。该虎阵队往西北布虎阵。但唱突突突三声，其进止动荡号头，皆同前例。若再变阵，后哨官入阵。中军举赤黑二旗为第四变。鸟翔

蛇蟠二阵放炮一个。点鼓，该鸟阵队往东北布鸟阵。该蛇阵队往西南布蛇阵。但唱诃诃诃三声，其号头皆与前同。

【大意】

本部写八阵图成势之后的演练过程。排成八阵图并不足以临敌应变。八阵图的威力在于成阵之后的无穷变化。这些变化是有机统一的，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必须有统一的指挥。统一的指挥全凭号令。大旗一挥，一声号令，各阵的行进，举止皆受其节制，不得妄动。号令常用号笛、唢呐、鼓等军乐器，每种乐器各代表一定的节度，交替使用，整个阵形也随之不断变化、神出鬼没，在变阵时，还杂以千人同呼的口号，造成骇人耳目的气势。演练成熟、赴敌之难、气足以夺三军之帅，势足以摧坚析锐、声足以灭敌人志气，因而君子用之，不战而胜也。

内外之分为第一变

外之分变为天覆阵者，有风无云。用总阵外面之队，以右天前冲二队列前，居正南。以东南、西南风各二队列天冲两维，以左右前天冲各四队列前中，以左右天前后冲各二队列两端，以左右后天衡各四队列后中，以左右天后冲二队列后，以东北、西北风各二队列后两维，谓风附天而形员也。

内之分变为地载阵者，有云无风。用总阵中间之队，以左地后冲三队列前，居正北。以东北、西北云各二队列地后冲两角，以左右后地轴各三队列左右中，以左右前地轴各三队列后地轴之左右，以左右地前后冲各三队列轴之两端，以右地前冲三队列后，以东南、西南云各二队列地前冲两角，谓云附地而形方是也。

【大意】

本部分讲天覆阵与地载阵的变化。天覆阵是在总阵的基础上，将总阵的外层进行变化，不用云阵，用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风阵居四维，左右前天衡、左右后天衡、左右天前冲、左右天后冲，按各自的顺序排列变化。因风居四维，谓风附天而圆。古人讲天圆地方，圆以覆盖，因而称之为天覆阵。这是在八阵总图的基础上外分变化的结果。

地载阵。用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云阵为四角，不用云阵左地后冲居前、右地前冲居后、左右前后地轴和右地后冲、左地前冲居中。这叫做云附地而形方，古人讲天圆地方，地方以周载，故称之为地载阵。

左右之分为第二变

右之分变为风扬阵者，有风无云。用总阵右边一半队，以右天前冲二队列前，居正西。以西北、西南风各二队列天前冲两维，以右前地轴三队列前中，以右前后天衡各四队列地轴左右，以东北、东南风各二队列冲两端，以后地轴三队列后中，以右地前后冲各三队列地轴两维，以右天后冲二队列后，谓风附衡而形锐是也。

左之分变为云垂阵者，有云无风。用总阵左边一半队，以左天后冲二队列前，居正东。以左地前后冲各三队列天后冲两维，以左后地轴三队列前中，以左前后天衡各四队次列地轴之左右，以左前地轴三队列天衡之中，以东南、

东北云各二队列天衡两端，以左天前冲两队列后，居正西。以西南、西北云各二队列天前衡两维，谓云附衡而形有聚有散也。

【大意】

此部分讲风扬阵和云垂阵的变法。

风扬阵是用阵中右边的一半即右分去掉云阵。以正西方为前方，以右天前冲居前方。以西北、西南风居前两维。以右前地轴居前中，以右前后天衡列地轴左右，以东南、东北两风列两端，以后地轴居后中，以右地后冲，左地前冲列其两端，右天后冲居后押阵。此图因风附衡而形锐，成耀武扬威之势，故称之为风扬阵。

云垂阵。即用云阵而不用风阵，用总阵左边一半，即左分而成云垂阵。以正东方为前方，以左天后冲居前，以左地前后冲居前两维，以左后地轴居前中，以左前后天衡列地轴左右，以东南云、东北云列天衡两端，以左天前冲到后，居正西，以西北云、西南云居后两维，因云附衡而形聚散相倚，故称之为云垂阵。

前后之分为第三变

后之分变为龙飞阵者，有云无风。用总阵后一半队，以东南、东北云各二队列东南，为两翼。以左后天衡四队列

前、为首。以左天后冲二队列天衡次，以左地后冲三队列天冲次，以左右后地轴各三队列地冲中，以右地后冲三队列地轴次，以右天后冲二队列地冲次，以右天后衡四队列后为尾，以西南、西北云各二队列衡二维为翼，谓云后龙而形象龙也。

前之分变为虎翼阵者，有风无云。用总阵前一半队，以西北、西南风各二队列西北二维为足，以右前天衡四队列前为首，以右天前冲二队列天衡之次，以前左右地轴各三队列中之左右，以左右地前冲各三队列地轴两厢为翼，以左天前冲二队列地轴之次，以左前天衡四队列后为尾，以东北、东南风各二队列天衡二维为后足，谓风从虎而形象虎也。【大意】

此部分是讲龙飞阵和虎翼阵的变阵情况。

龙飞阵，用总阵中的后一半，即后分，用云而弃风，以东南东北云为两翼布于东南，以左后天衡居前为首领，左天后冲、左后地冲、左后地轴、右后地轴、右地后衡、右天后衡依次跟进，以右天后衡居西北殿后，以西南云、西北云为其两维。《易经》上讲云从龙也，故称之为龙飞阵。

虎翼阵，用总阵的前一半队，有风无云，以西北方为正前方，以右前天衡居之，以西北、西南两风为其两足，以右前天衡居右前天衡之后，以左右前地轴居阵中左右，以左右地前冲列地轴两厢为翼，以左前天衡排在地轴之后，以左前天衡居尾，以东北风、东南风为其二维。《易经》上讲，风从虎也，故称之为虎翼阵。

四隅之分为第四变

东北西南二隅变为鸟翔阵者，有云无风。用总阵二隅之队，以左天后冲

二队列前居东北为首，以右天前冲二队列后为尾，以左后地轴三队列天冲右，以右前地轴三队列天冲左，以左后天衡四队列轴右，以右前天衡四队列轴左，以左地后冲三队列天衡右，以右地前冲三队列天衡左，以东北、东南云各二队列地冲右为羽翼，以西北西南各二队列地冲左为羽翼，谓云附衡而形象鸟翔也。

西北东南二隅变为蛇蟠阵，有风无云。用总阵二隅之队，以右后地轴三队列前居西南为首，以左前地轴三队列后为尾，以右后天衡四队列轴右，以左前天衡四队列轴左，以右地后冲三队列天衡右，以左地前冲三队列天衡左，以右天后冲二队列地冲右，以左天前冲二队列地冲左，以西北风二队列天冲右，以西南风二队列天冲左，以东北风二队列西北风右，以东南风二队列西南风左，谓风附轴而形象蛇蟠也。

【大意】

本部分是讲鸟翔阵和蛇蟠阵的变化情况。

鸟翔阵的变法是用总阵图中东北西南二隅，用云阵而不用风阵。以东北方为前方，以左天后冲居前，右天前冲殿后。以左后地轴、左后天衡、左地后冲依次居右，以东北云、东南云为右翼，以右前地轴、右前天衡、右地前冲依次居左，西北云、西南云为左翼。此阵云附衡而很像鸟，故称为鸟翔阵。

蛇蟠阵，用总阵图中西北、东南二隅、用风阵而弃云阵。以西南方为正前方，以右地后轴居前方，右地前轴殿后，右后天衡，左地后冲，右天后冲、西北风、东北风依次列地轴之右；左前天衡、左地前冲、左天前冲、西南风、东南风依次居左。此阵因风附轴而像蛇蟠，故称之为蛇蟠阵。

诸葛武侯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孟获观之曰：“公天威也”。司马懿按行之，曰：“天下奇才也”。严从谓其出于风

后握机经文，以予言之。握机文乃依托为之者，非风后也，实八阵图之注耳。独孤及之图记，以为得于黄帝书之外篇者，亦非也。马隆八阵赞，又握机文之注耳，其见李卫公问对者，亦阮逸之伪书也。图之迹有四：一在沔阳，一在新都，一在鱼腹，一在南市。予寻至沔阳，拜武侯之墓，而访其旧垒，已不可识。闻新都、南市者，亦残破不可考，惟鱼腹者迄今如故。予使人图而观之，六十有四垒布于前者，八阵也。二十四垒环于后者，却月阵也。六十有四，重易之卦也。二十有四，作易之画也。卦定于方以知，故八阵象之。画起于员而神，故却月阵象之。卦自画起，方自员生。壁门者，阴阳之象也。握奇者，虚中之象也。奇正之变，皆出于此。奇亦为正之正，正亦为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环无穷。桓温曰：“是常山蛇势者，亦妄言耳。常山蛇谓之率然，盖高直阵也，非八阵也。”李荃太白阴经，天地风云为正，龙虎鸟蛇为奇，亦出臆见。至于教战有图，而战阵无图者，尤大谬也。顷者蜀盗弄兵，予奉诏致讨，督师至汉中，因取八阵图而推演之。自六十四垒分内外、前后、左右、四隅，又变而为八阵，纵横开阖，钩连盘屈，各有条理，以之训练，而行伍自严整可观矣。三复考订，遂图注于左，以为秘密。呜呼，废阵形而用兵者妄也，执阵形而求胜者愚也。平居练兵，如身运臂。如臂使指，随机取胜，应敌无方，是在于神而明之也。

【大意】

本部分讲八阵图的源流，历代诸位兵学名家对八阵图的评价认识，权衡各家观点，最后谈自己编著此书的依据，阐明自己对八阵图中机奥的看法。

名著通览

《曾胡治兵语录》是我国近代军事史上一部有名的语录体兵书，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清末湘军统帅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思想和治军方法。其编写者是近代著名爱国将领蔡锷。

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自幼聪慧好学，14岁中秀才，16岁考入有名的长沙时务学堂。当时，提倡变法维新的谭嗣同、梁启超正在时务学堂任教，谭嗣同任学堂总监，梁启超任学堂总教习。年轻的蔡锷深受谭、梁进步思想的影响，并与梁启超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不久，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慷慨就义，梁启超亡命日本。朝政的腐败使血气方刚的蔡锷深受刺激，曾计划行刺慈禧太后，因故未果。1899年，蔡锷接受恩师梁启超的建议，东渡日本求学，先后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和横浜东亚商业学校。后因对甲午战争及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以来的国势日益削弱深感痛心，遂决意弃文习武，学习军事，先后毕业于陆军成城学校和东京士官学校。学成归国后，曾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并与革命党人有所接触。期间，著有《军事计划》一书，就加强国防建设和治军用兵提出了独到的见解。1911年，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受镇统钟麟同委托，编辑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作为训练新军的教材。是年10月，武昌起义爆

发，10月30日，蔡锷与革命党人在昆明发难响应，成立“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任军都督。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对拥护革命且重兵在握的蔡锷十分忌惮，于1913年以明升暗降的办法将蔡锷调至北京，暗加监视。蔡锷对袁氏背叛民国的行径十分痛恨，于1915年12月设计潜出北京，经日本回到云南，于12月15日与云南将军唐继尧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护国战争胜利后，蔡锷出任四川督军兼省长。正当可以大展宏图、报效国家之际，蔡锷却因长期戎马倥偬、积劳成疾，于1916年11月病逝于日本福冈大学医院，终年34岁。

1911年初，蔡锷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召，担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一月下旬，英国军队入侵我云南边境别马地区。蔡锷感到，军人为国尽职的时候到了。但见新军风气败坏、军纪涣散，十分焦急，很想为改变风气、鼓舞士气做出应有的贡献。恰在此时，第十九镇镇统钟麟同找到蔡锷，要他编写一个针对军人的“精神讲话”。于是，蔡锷编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以阐述自己关于治军的见解，希望借此唤醒军心，把新军训练成一支具有战斗力的部队。书中的曾、胡，系指清末湘军统帅曾国藩、胡林翼。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进士。在京师做官期间，曾氏究心于诗文和理学，有“一代儒宗”之称。1853年，太平军以势不可挡之势进攻湖南，清廷上下惊恐万分。连丁忧在籍的曾国藩，也被皇帝指派于家乡“帮办团练”，以阻击太平军的攻势。从此，曾氏弃文就武，从办团练开始，募陆军，创水师，逐步建立起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世称湘军。随后率湘军出省作战，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战略要地武昌田家镇，控制了长

江上游。1855年，其水师在湖口遭太平军重创，被迫退守南昌。次年，趁太平军天京内乱之际，重新聚集力量，再次夺回武汉、九江等地。1860年升任两江总督，次年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分兵三路攻取浙江、支

援上海、围困天京。1864年7月，湘军攻陷天京，清廷封曾国藩为一等侯，加太子太保衔。次年，调任钦差大臣，对捻军作战，因战败去职。后曾任直隶总督、两江总督。曾与李鸿章、左宗棠创办江南制造局、福建马尾船政局等近代军事工业，是清末洋务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1872年病故于南京。著作被辑为《曾文正公全集》。

胡林翼（1812—1861），字贻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道光十六年进士。1850年署贵州镇远知府，次年补黎平知府。1854年补贵东道员，率黔勇到湖北，与曾国藩一同阻击太平军。同年迁四川按察使，调任湖北，从此与曾国藩同任湘军统帅。次年配合曾国藩进攻江西九江、湖口，升任湖北布政使，回救武昌。1856年任湖北巡抚，以湖北财力全力支持曾国藩，并多次派部增援庐州（今合肥）、安庆。1861年9月，因所遣之部攻陷安庆，加太子太保衔。不久，太平军攻克黄州（今黄冈），逼近武昌，胡氏惊忧成疾，呕血而亡。其著作被辑为《胡文忠公遗集》。

曾国藩、胡林翼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二人都是“儒将”，既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又注意借鉴传统文化和军事思想，善于总结和理性思考，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军事思想。蔡锷对他们的军事才干十分推崇，对他们的军事思想作了十分深入的研究，认为他们的兵学言论大都切中近代军事时弊，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了将曾、胡的治军思想发扬光大，也为了更好地训练新军，蔡锷从1911年着手辑录曾、

胡的兵学言论，编成了语录体兵书《曾胡治兵语录》。

《曾胡治兵语录》分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等十二章，系统地反映了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思想。前十章围绕置将、整军、训练等，论述治军中的种种问题；后二章则专门论述战略战术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将材》一章，主要论述高级将领应具备的一些基本素质。大家知道，曾、胡兴兵之日，正是晚清政治最腐败的时候。社会上的腐败风气早已渗入军队，当时的官军八旗、绿营，将帅贪鄙，士兵离心，军纪松弛。在太平军面前，官军不堪一击，屡战屡败。针对这种局面，曾、胡认为，用兵须先治兵，治兵须先治将。他们一再强调，“天下强兵在将”，就是这个意思。从《将材》看，曾、胡治将，又首重选将。他们要求将领除了具备基本的军事才能外，还必须“才堪治民”，可谓文武并重、德才兼求。而在众多要求中，又最重道德品质，即心须“有良心，有血性”。

曾、胡对中下级军官的选拔也同样重视。胡林翼说：“营官不得人，一营皆成废物；哨官不得人，一哨皆成废物；什长不得人，十人皆成废物。”从《用人》一章看，曾、胡对中下级军官虽重选拔，但更重培养。他们一再强调，用人不可求全责备，而要善于用其所长，并在实践中对之进行培养和熏陶。

《尚志》、《诚实》、《勇毅》二章，都是讲军人的修养和素质。曾、胡认为，做人要有远大志向，做军人也要立志高远、淡泊名利。胡林翼说：“方今天下之乱，不在强敌而在人心。”本着这样的认识，曾、胡指出，治理军队应该先治人心。曾、胡认为，军人做到诚实质朴，这不只是一个个人修养问题，而且是一个直接影响到战争胜负的关键性问题。在论述勇毅时，曾、胡虽然也很注重不怕死的精神，但并不赞赏匹夫之勇，而是提倡一种具有浩然之气的“大勇”。

《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等五章，都是讲练兵、带兵的方略和原则。曾、胡认为，赏罚严明、军纪整肃是克敌制胜的保证，必须使军队做到“号令未出，不准勇者独进；号令既出，不准怯者独止”。又说，将帅身居高位，掌握军中生杀大权，做事应出以公心；应以仁爱之心带兵，使士兵有军营为第二家庭的感觉。曾、胡指出，行军打仗，经常会遇到一些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军人只有时刻勤于训练，才能克服这些困难。当几支部队联合行动时，必须号令统一，团结协作。胡林翼说，“为大将之道，以肯救人固大局为主”。

《兵机》、《战守》二章，所论多与用兵谋略和作战攻守相关，集中反映了曾、胡的战略战术思想。曾、胡论兵，主张谨慎稳重，一再强调，如果没有做好准备，决不轻言出战。他们特别强调运用士气，讲究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在攻守作战方面，则极重主客之说，力求掌握战争中的主动权。论防守时，强调控制重点，选择枢纽之地厚集重兵把守。曾、胡还指出，兵机是时常变化的，作战时必须“奇”“正”相辅，灵活应对。胡林翼说：“荀悦之论兵也，曰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诚为用兵之至要。”从《兵机》、《战守》二章可以看出，曾、胡善于将古代军事理论的精华，灵活运用于战争实践之中，并能根据新的情况提出新的解决办法。所以，曾、胡的战略战术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在近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蔡锷在每章之末，都附有一段简略的按语，或对本章大

意概括归纳，或对曾、胡言论加以评述，或借题发挥，阐述自己的军事思想和对时局的看法。尤其是在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的按语中，蔡锷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在战略战术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并对曾、胡的某些言论做了修正，很有参考价值。

《曾胡治兵语录》虽成书于1911年，但最初只是作为教材使用，并未传之社会。蔡锷逝世后一年，即1917年，才由上海振武书局刊行。此后，《曾胡治兵语录》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现在流行的主要版本有：1917年铅印本，1922年铅印本，1937年冯治安铅印本，1947年中国书店《古代兵经》本等。

全文及大意

序

蔡锷

辛亥之春，余应合肥李公之召，谬忝戎职。时片马问题纠葛方殷，瓜分之谣诼忽起，风鹤频惊，海内骚然。吾侪武夫，惟厉兵秣马，赴机待死而已耳，复何暇从事文墨，以自溺丧？乃者统制钟公有嘱编精神讲话之命，余不得不有以应。窃意论今不如述古，然古代渺矣，述之或不适于今。曾、胡二公，中兴名臣中铮皎者也，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世纪。遗型不远，口碑犹存，景仰想象，尚属匪难。其所论列，多洞中窾要，深切时弊。爰就其治兵言论，分类凑辑，附以按语，以代精神讲话。我同胞列校，果能细加演绎，身体力行，则懿行嘉言，皆足为我师资，丰功伟烈，宁独让之先贤！宣统三年季夏，邵阳蔡锷识于昆明。

第一章将材

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兵之才，不外公明勤。不公不明，则兵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

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兵。故吾谓带兵之人，须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数月以来，梦想以求之，焚香以祷之，盖无须臾或忘诸怀。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带兵之道，勤怒廉明，缺一不可。

（以上曾语）

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

天下强兵在将。上将之道，严明果断，以浩气举事，一片肫诚；其次者，刚而无虚，朴而不欺，好勇而能知大义。要未可误于矜骄虚浮之辈，使得以巧饰取容，真意不存，则成败利钝之间，顾忌太多，而趋避愈熟，必至败乃公事。

将材难得，上驷之选，未易猝求。但得朴勇之士，相与讲明大义，不为虚骄之气，夸大之词所中伤，而缓急即云可恃。

兵易募而将难求。求勇敢之将易，而求廉正之将难。盖勇敢倡先，是将帅之本分，而廉隅正直，则粮饷不欺，赏罚不滥，乃可固结士心，历久常胜。

将以气为主，以志为帅。专尚驯谨之人，则久而必惰；专求悍鸷之士，则久而必骄。兵事毕竟归于豪杰一流，气不盛者，遇事而气先慑，而且先逃，而心先摇。平时一一禀承，奉命惟谨，临大难而心中无主，其识力既钝，其胆力必减，固可忧之大矣。

（以上胡语）

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饷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

军中须得好统领营官。统领营官，须得真心实肠，是第一义。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缺乏，算彼己之强弱，是第二义。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虽多，调度虽善，有效有不效，尽人事以听天而已。

璞山之志，久不乐为吾用，且观其过自矜许，亦似宜于剿土匪，而不宜于当大敌。

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

（以上曾语）

李忠武公续宾，统兵巨万，号令严肃，秋毫无犯，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等省官民，无不争思倚重。其临阵安闲肃穆，厚重强固，凡遇事之难为，而他人所畏怯者，无不毅然引为己任，其驻营处所，百姓欢愉，耕种不辍，万幕无哗，一尘不惊。非其法令之足以禁制诸军，实其明足以察情伪。一本至诚，勇冠三军，屡救弁兵于危难。处事接人，平和正直，不矜不

伐。

乌将军兰泰，遇兵甚厚，雨不张盖，谓众兵均无盖也。

囊无余钱，得饷尽以赏兵。

兵事不外奇正二字，而将材不外智勇二字，有正无奇，遇险而覆，有奇无正，势极即阻。智多勇少，实力难言，勇多智少，大事难成。而其要以得人为本。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设五百人之营，无一谋略之士，英达之材，必不成军；千人之营，无六七英达谋略之士，亦不成军。

统将须坐定能勇敢不算本领外，必须智足以知兵，器识足以服众，乃可胜任。总须智勇二字相兼。有智无勇，能说而不能行；有勇无智，则兵弱而败，兵强亦败；不明方略，不知布置，不能审势，不能审机，即千万人终必败也。

贪功者决非大器。

为小将须立功以争胜，为大将戒贪小功而误大局。

（以上胡语）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到，又要简捷。俭以养廉，直而能忍。

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

（以上曾语）

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西人之论将辄曰“天才”，析而言之，则曰天所特赋之智与勇。而曾胡两公之所同倡者，则以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咸同之际，粤寇蹂躏十余省，东南半壁，沦陷殆尽，两公均一介书生，出身词林，一清宦，一僚吏，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所供之役，所事之事，莫不与兵事背道而驰，乃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遂使其“可能性”发展于绝顶，武功烂然，泽被海内。按其功事言论，足与古今名将相颉颃而毫无逊色。得非精诚所感，金石为开者欤？苟曾胡之良心血性，而无异于常人也，充其所至，不过为一显宦，否则亦不过薄有时誉之著书家，随风尘以殒瘁已耳，复何能崛起行间，削平大难，建不世之伟绩也哉！

（以上松坡评语）

【大意】

本章主要论述军队高级将领应具备的一些基本素质。曾、胡治兵，首重选将。他们对将领的选择近乎苛严，提出了种种要求，概括起来，是要将领做到文武兼备。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种要求中，曾、胡最为注重的似乎不是军事才能，而是道德品质，一再强调为将要“有良心，有血性”。这与曾、胡所处的时代背景极有关系。关于这一点，蔡锷在评语中已做了简要的解释和评论，可以参看。

第二章用人

今日所当讲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材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

人材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

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词，初非预定之品。要以衡材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因数罟以失巨鳞，斯先哲之恒言，虽愚蒙而可勉。

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蚌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

大抵人材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较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言语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乃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言语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两者之失，厥咎惟均。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窃愿师之。

（以上曾语）

一将岂能独理？则协理之文员武弁，在所必需。虽然，软熟者不可用，谄媚者不可用，胸无实际，大言欺人者不可用。营官不得人，一营皆成废物；哨官不得人，一哨皆成废物；什长不得人，十人皆成废物。滥取充数，有兵如无兵也。

选哨官、什长，须至勇至廉。不十分勇，不足以倡众人之气；不十分廉，不足以服众人之心。

近人贪利冒功，今日求乞差使，争先恐后，即异日首先溃散之人。屈指计之，用人不易。

人才因求才者之智识而生，亦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用人如用马，得千里之马而不识，识矣而不能胜其力，则且乐驽骀之便安，而斥骐驎之伟骏矣。

古之治兵，先求将而后选兵。今之言兵者，先招兵而并不择将，譬之振衣者，不提其领而挈其纲，是焚之也，将自毙矣。

（以上胡语）

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新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也。

专从危难之际，默察朴拙之人，则几矣。

人才非困阨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

（以上曾语）

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之知人；非开诚心布公道，不能尽人之心；非奖其长护其短，不能尽人之力；非用人之朝气，不能尽人之才；非令其优劣得所，不能尽人之用。

（以上左语）

曾谓人才以陶冶而成，胡亦曰人才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而薰陶裁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使人人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已。窃谓人才随风气为转移，居上位者有转移风气之责，因势而

利导，对病而下药，风气虽败劣，自有挽回之一日。今日吾国社会风气坏极矣，因而感染至于军队，以故人才消乏，不能举练兵之实绩。颓波浩浩，不知所届，惟在多数同心共德之君子，相与握挈维系，激荡挑拨，障狂澜使西倒，俾善者日趋于善，不善者亦潜移默化，则人皆可用矣。

（以上松坡评语）

【大意】

这一章主要论述对中下级军官的选择。曾、胡既重视中下级军官的素质，又强调要善于培养和造就人才。所以，他们一再指出，人才由陶冶而成，不可求全责备，不可眼界太高。曾氏指出，人才有官气较多和乡气较多两种，主张“姑用乡气之人”。这与曾氏募兵选将时喜欢从农民中挑选的实际做法，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章尚志

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

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浩叹者也。

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耿耿精忠之寸衷，兴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一有补。不然，但就时局而论之，则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

胸怀广大，须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

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

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实足以欺世盗名。

方今天下人乱，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焉者。吾辈当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

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而不与人以易窥，有藐万乘、却三军之气，而未尝轻于一发。

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

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强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以上曾语）

军中取材，专尚朴勇，尚须由有气概中讲求。特恐讲求不真，即浮气客气，夹杂其中，非真气耳。

人才由磨练而成，总须志气胜，乃有长进。成败原难逆睹，不足以定人才。

兵事以人才为根本，人才以志气为根本。兵可挫而气不可挫，气可偶挫而志不可挫。

方今天下之乱，不在强敌而在人心，不患愚民之难治，而在士大夫之好利忘义而莫之惩。

吾人任事，与正人同死，死亦附于正气之列，是为正命。附非其人，而得不死，亦为千古之玷，况又不能无死耶？处世无远虑，必有危机，一朝失足，则将以薰莸为同臭，而无解于正人之议评。

（以上胡语）

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骤几，有志有恒，则诸弟勉之而已。

凡人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

余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临死之际，寸心无可悔憾，斯为大幸。

舍命报国，侧身修行。

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以上曾语）

天下纷纷，吾曹适丁其厄，武乡侯不云乎：“成败利钝，非所逆睹”，则亦殫其心力，尽其职守，静以待之而已。

（以上左语）

右列各节，语多沉痛，悲人心之陷溺，而志节之不振也。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须以耿耿精忠之寸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始能有济。果能拿定主见，百折不磨，则千灾百难，不难迎刃而解。若吾辈军人，将校则以跻高位、享厚禄、安福尊荣为志，目兵则以希虚誉、得饷糈为志，曾胡两公必痛哭于九泉矣。

（以上松坡评语）

【大意】

曾、胡强调，做人要有志气，做军人，更要胸怀宽广，志存高远，淡泊名利。胡氏所谓“兵事以人才为根本，人才以志气为根本”，可以视为本篇的要旨。蔡锷在评语中，把曾、胡的意思讲得更为简明，提出军人“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

第四章 诚实

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人必虚中，不著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心，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欺人者，亦以心中别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著也。无私著者，至虚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诚，天下之至虚者也。

当读书则读书，心无着于见客也。当见客则见客，心无着于读书也，一有着，则私也。灵明无着，物来顾应，未来有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是之谓虚而已矣，是之谓诚而已矣。

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

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慝者，有不测之祸；怀伎心者，有不测之祸。

天下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袪不祥。

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二字之先，须有一诚字以立之本。立意要将此事知得透，办得穿，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

人之生也直，与武员之交接，尤贵乎直。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为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

楚军水陆师之好处，无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血性必减一分。

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醇，真意荡然。湘军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应切戒之。

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机之际，其神情之飞越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

今日所说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军事是极质之事，二十三史除班马而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

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

楚军之所以耐久者，亦由于办事结实，敦朴之气未尽浇散。若奏报浮伪，不特畏遐迩之指摘，亦恐坏桑梓之风气。

自古驭外国，或称恩信，或称威信，总不出一信字。非

必显违条约，轻弃前诺，而后为失信也。即纤悉之事，颦笑之间，亦须

有真意载之以出。心中待他只有七分，外面不必假装十分。既已通和讲好，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此恩信也。至于令人畏敬，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做样。临难有不屈挠之节，临财有不沾染之廉，此威信也。

《周易》立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诸反身，况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求诸己哉？斯二者，似迂远而不切于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无形。

（以上曾语）

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

众无大小，推诚相与。咨之以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而观其勇；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知人任人，不外是矣。

近日人心，逆意万端，亦难穷究其所在，惟诚之至，可救欺诈之穷。欺一事而不能欺诸事，事欺一时，不能欺之后时。不可不防其欺，不可因欺而灰心所办之事。所谓贞固足以干事也。

吾辈不必世故太深，天下惟世故深误国事耳。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红楼》，教坏天下堂官掌印司官督抚司道府及一切红人，专意揣摩迎合，吃醋捣鬼。当痛除此习，独行其志。阴阳怕懵懂，不必计及一切。

人贵专一，精神所至，金石为开。

军旅之事，胜败无常，总贵确实而戒虚捏。确实则准备周妥，虚饰则有误调度，此治兵之最要关键也。粤逆倡乱以来，其得以肆志猖獗者，实由广西文武欺饰捏报，冒功倖赏，以致蔓延数省，流毒至今，莫能收拾。

事上以诚意感之，实心待之，乃真事上之道。若阿附随声，非敬也。

挟智术以用世，殊下知世间并无愚人。

以权术凌人，可驭不肖之将，而亦仅可取快于一时。本性忠良之人，则并不烦督责而自奋也。

（以上胡语）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难，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凡说话不中事理，不担斤两者，其下必不服。

（以上曾语）

吾国人心，断送于伪之一字。吾国人心之伪，足以断送国家及其种族而有余。上以伪驱下，下以伪事上，同辈以伪交，驯至习惯于伪，只知伪之利，不知伪之害矣。人性本善，何乐于伪，惟以非伪不足以自存，不得不趋于伪之一途。伪者人固莫耻其为伪，诚者群亦莫知其为诚，且转相疑骇，于是由伪生疑，由疑生嫉，嫉心既起，则无数恶德，从之俱生，举所谓伦常道德，皆可蹴去不顾。呜呼！伪之为害烈矣！军队之为用，全恃万众一心，同袍无间，不容有丝毫芥蒂，此尤在有一诚字为之贯串，为之维系。否则，如一盘散沙，必将不戢自焚。社会以伪相尚，其祸伏而缓；军队以伪相尚，其祸彰而速且烈。吾辈既充军人，则将伪之一字，排斥之不遗余力，将此种性根拔除净尽，不使稍留萌蘖，乃

可以言治兵，乃可以为将，乃可以当兵。惟诚可以破天下之伪，惟实可以破天下之虚。李广疑石为虎，射之没羽，荆轲赴秦，长虹贯日，精诚之所致也。

（以上松坡评语）

【大意】

曾、胡治兵，提倡诚信朴实，反对虚伪圆滑。曾氏说：“湘军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楚军历来不喜用善说话之将”。胡氏说：“吾辈不必世故太深，天下惟世故深误国事耳。”蔡锷评语说：“吾国人心，断送于伪之一字。吾国人心之伪，足以断送国家及其种族而有余。”蔡锷乃针对当时情势而言，在今日仍足以发人深省。

第五章 勇毅

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毁而无誉。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逾，不可因讥议而馁沈毅之气。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苟于嶮嶮者过事苛求，则庸庸者反得倖全。

事会相薄，变化乘除，吾尝举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弥自信其说不可易也。然吾辈自信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俄顷，较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国藩昔在江西、湖南，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惟以造端过大，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

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

我辈办事，成败听之天命，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耳。

军事棘手之际，物议指摘之时，惟有数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待民不可骚扰，二曰禀报不可讳饰，三曰调度不可散乱。譬如舟行，遇大风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则成败虽未可知，要胜于他舟之慌乱者数倍。

若从流俗毁誉上讨消息，必致站脚不牢。

（以上曾语）

不怕死三字言之易，行之实难，非有胆有良心者不可。仅以客气为之，一败即挫矣。

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只要切实去办。

冒险二字，势不能免，小心之过，则近于蕙。语不云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国家委用我辈，既欲稍稍补救于斯民，岂可再避嫌怨？须知祸福有定命，显晦有定时，去留有定数。避嫌怨者未必得，不避嫌怨，未必失也。古人忧馋畏讥，非惟求一己之福也，盖当其事，义无可辞，恐谗谤之飞腾，陷吾君以不明之故。故悄悄之忧心，致其忠爱之忱耳。至于一身祸福进退，何足动其毫末哉？

胆量人人皆小，只须分别平日胆小，临时胆大耳。今人则平日胆大，临时胆小，可痛也已！

讨寇之志，不以一眚而自挠，而灭寇之功，必须万全而自立。

两军交绥，不能不有所损，固不可因一眚而挠其心，亦不可因大胜而有自骄轻敌之心。纵常打胜仗，亦只算家常便饭，并非奇事。惟心念国家艰难，生民涂炭，勉竭其愚，以求有万一之补救，成败利钝，实关天命，吾尽吾心而已。

侥幸以图难成之功，不如坚忍而规远大之策。

兵事无万全，求万全者无一全，处处谨慎，处处不能谨慎。历观古今战事，如刘季、光武、唐太宗、魏武帝，均日濒于危，其济天也。不当怕而怕，必有当怕而不怕者矣。

战事之要，不战则已，战则须挟全力；不动则已，动则须操胜算。如有把握，则坚守一月二月三月，自有良方。今日之人，见敌即心动，不能自主，可戒也。

古今战阵之事，其成事皆天也，其败事皆人也。兵事怕不得许多，算到五六分，便须放胆放手，本无万全之策也。

(以上胡语)

贤达之起，其初类有非常之撼顿，颠蹶战兢，仅而得全，蹶疾生其德术，荼蘼坚其筋骨，是故安而思危，乐而不荒。

道微俗薄，举世方尚中庸之说，闻激烈之行，则訾其过中，或以罔济尼之，其果不济，则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岂必一一求有济哉！势穷计迫，义无反顾，效死而已矣！其济，天也，不济，于吾心无憾焉耳。

时事愈艰，则挽回之道，自须先之以戒惧惕厉，傲兀郁积之气，足以肩任艰巨，然视事太易，亦是一弊。

(以上曾语)

人心思乱，不自今日始，亦不自今日止。除日日练兵，人人讲武，则无补救之方。练一日得一日之力，练一人得一人之力。

时艰事急，当各尽其心力所能，有必才之果异于人，事之果期于成也。遇事每谋每断，不谋不断，亦终必亡。与其坐亡，不如谋之。

不苦撑，不咬牙，终无安枕之日。

近事非从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涤肠荡胃，必难挽回。

(以上胡语)

大局日坏，吾辈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

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忍，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有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日慎一日，以求事之济，一怀焦愤之念，则恐无成。千万忍耐千万忍耐。“久而敬之”四字，不特处朋友为然，即凡事亦莫不然。

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练英雄，使予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立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茶然自馁也。

予当此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

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迟则百处懈矣。

(以上曾语)

勇有狭义的、广义的、及急遽的、持续的之别。暴虎冯河，死而无悔，临难有苟，义无反顾，此狭义的、急遽的者也。成败利钝，非所逆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广义的、持续的者也。前者孟子所谓小勇，后者所谓大勇，所谓浩然之气者也。右章所列，多指大勇而言，所谓勇而毅也。军人之居高位者，除能勇不算外，尤须于毅之一字，痛下工夫。挟一往无前之志，具百折不回之气，毁荣誉辱死生皆可不必计较，惟求吾良知之所安，以吾之大勇表率无数之小勇，则其为力也厚，为效也广。至于级居下僚（将校以至目兵），则应以勇为唯一之天性，以各尽其所职。不独勇于战阵也，即平日一切职务，不宜稍示怯弱，以貽军人之羞。世所谓无名之英雄者，吾辈是也。

(以上松坡评语)

【大意】

勇敢、强毅，是军人必须具有的一种基本素质。曾、胡所论的勇毅，不是匹夫之勇和刚愎自用，而是一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大勇。诚如蔡锷评语所说，“右章所列，多指大勇而言，所谓勇而毅也”。

第六章严明

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

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

医者之治瘡痍，甚者必剝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为简汰，以剝其腐肉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

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为将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妪也。

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九弟临别，深言驭下宜严，治事宜速。余亦深知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特恐明不傍烛，则严不中礼耳。吕蒙诛取铠之人，魏绛戮乱行之仆。古人处此，岂以为名，非是无以警众耳。

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将相距遥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爱，虽少必济”，反是乃败道耳。

（以上曾语）

自来带兵之员，未有不专杀立威者，如魏绛戮仆，穰苴斩庄贾，孙武致法于美人，彭越之诛后至者，皆是也。

世变日移，人心日趋于伪，优容实以酿祸，姑息非以明恩，居今日而为政，非用霹雳手段，不能显菩萨心肠，害马既去，伏龙不惊，则法立知恩。吾辈任事，只尽吾义分之所能为，以求衷诸理之至是，不必故拂乎人情，而任劳任怨，究无容其瞻顾之思。

号令未出，不准勇者独进；号令既出，不准怯者独止。如此则功罪明而心志一矣。

兵，阴事也，以收敛固啬为主；战，勇气也，以节宣提倡为主。故治军贵执法谨严，能训能练，禁烟禁赌，戒逸乐，戒懒散。

治将乱之国，用重典；治久乱之地，宜予以生路。

行军之际，务须纪律严明，队伍整齐，方为节制之师。如查有骚扰百姓，立即按以军法。吕蒙行师，不能以一笠宽其乡人，严明之谓也；绛侯治兵，不能以先驱犯其垒壁，整齐之谓也。

立法宜严，用法宜宽，显以示之纪律，隐以激其忠良，庶几畏威怀德，可成节制之师。若先宽后严，为恐始习疲玩，终生怨尤，军政必难整饬。

（以上胡语）

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煦煦为仁，足以隳军纪而误国事，此尽人所皆知者。近年军队风气，纪纲大弛，赏罚之宽严每不中程，或姑息以图见好，或故为苛罚以示威。以爱憎为喜怒，凭喜怒以决赏罚，于是赏不知感，罚不知畏。此中消息，由于人心之浇薄者居其半，而由于措施之乖方者亦居半。当此沓泄成风，委顿疲玩之余，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颓风。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此其时矣。是望诸勇健者，毅然行之而无稍馁，则军事其有豸乎。

（以上松坡评语）

【大意】

本章论述治军必须赏罚严明，令行禁止。蔡锷纂辑此章，主要是针对“近年军队风气，纪纲大弛，赏罚之宽严每不中程”的现状而发。

第七章公明

人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将帅，犹东家之钱银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人君之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视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之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乎！余则略改之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颓风，深为愧惭。

窃观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屈原之所以愤激沉江而不悔者，亦以当日是非淆乱为至痛。故曰：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又曰：固时俗之从流，又孰能无变化？伤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几不能自立也。后世如汉晋唐宋之末造，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后小人得志，君子有遑遑无依之象。推而至于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亦必其是非不揆于正，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

赏罚之任，视乎权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于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有不可辞之责，顾亭林先生所谓匹夫与有责焉者也。

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

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黽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冀和衷。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决非和协之理。故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亦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晦暖，则为小人。故群毁群誉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能附和。

营哨官之权过轻，则不能各行其志。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者则无其事也。此中消息，应默察之，而默挽之。总揽则不无偏蔽，分寄则多所维系。

（以上曾语）

举人不能不破格，则须循名核实，否则人即人无言，而我心先愧矣。

世事无真是非，特有假好恶。然世之徇私以枉事者，试返而自问，异日又岂能获私利之报于所徇私利之人哉？盍亦返其本矣。

天下惟左右习近不可不慎，左右习近无正人，即良友直言亦不能进。

朝廷爵赏，非我所敢专，尤非我所敢吝，然必积劳乃可得赏。稍有滥予，不仅不能激励人才，实足以败坏风俗。荐贤不受赏，隐德必及子孙。

国家名器，不可滥予。慎重出之，而后军心思奋，可与图后效而速成功。

天下惟不明白人多疑人，明白人不疑人也。

是非不明，节义不讲，此天下所以乱也。

（以上胡语）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学问之多，

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

（以上曾语）

文正公谓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为职，且以能知人晓事与否，判别其为君子为小人。虽属有感而发，持论至为正当，并非愤激之说。用人之当否，视乎知人之明昧；办事之才不才，视乎晓事之透不透。不知人则不能用人，不晓事则何能办事？君子小人之别，以能否利人济物为断。苟所用之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贻误大局，纵曰其心无他，究难为之宽恕者也。昔贤于用人之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其宅心之正大，足以矜式百世。曾公之荐左中堂而劾李次青，不以恩怨而废举劾，名臣胸襟，自足千古。近世名器名位之滥极矣，幸进之途，纷纷杂出。其之用人讲资格，固足以屈抑人才。今之不讲资格，尤未足以激扬清浊。赏不必功，惠不必劳，举不必才，劾不必劣。或今贤而昨劣，或今辱而昨荣。扬之则举之九天之上，抑之则置之九渊之下。得之者不为喜，失之者不为歉。所称为操纵人才策励士气之具，其效力竟以全失。欲图挽回补救，其权操之自上，非吾侪所得与闻。惟吾人职居将校，在一小部分内，于用人一端，亦非绝无几希之权力，既有此权，则应于用人惟贤、循名核实之义，特加之意，能于一小部分，有所裨补，亦足心安理得。

（以上松坡评语）

【大意】

本章强调将帅行事必须出以公心，而且要善于知人，通晓事理。

第八章仁爱

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是也。待弁兵如待子弟之心，当望其发达，望其成立，则人知恩矣。礼者，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之不可治哉。

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金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困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

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

（以上曾语）

大将以救大局为主，并以救他人为主。须有嘉善而矜不能之气度，乃可包容一切。觉得胜仗无可骄人，败仗无可忧也。即他人不肯救我，而我必当救人。

必须谆嘱将弁，约束兵丁，爱惜百姓。并随时访查，随时董戒，使营团皆行所无事，不扰不惊，戢暴安良，斯为美备。

爱人当以大德，不以私惠。

军行之处，必须秋毫无犯，团结民心，长官之于属僚，须扬善公庭，规过私室。

圣贤仙佛，英雄豪杰，无不以济人济物为本，无不以损己利人为正道。

爱人之道，以严为主，宽则心弛而气浮。

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惟谨。韩信为王，而不忘漂母一饭之恩；张苍作相，而退朝即奉事王陵之妻如父母，终身不改。此其存心正大仁厚，可师可法。

（以上胡语）

不慌不忙，盈科后进，向后必有一番同甘滋味出来。

（以上曾语）

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以此存心，则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父兄之待子弟，虑其愚蒙无知也，则教之诲之；虑其饥寒苦痛也，则爱之护之；虑其放荡无行也，则惩戒之；虑其不克发达也，则培养之。无论为宽为严，为爱为憎，为好为恶，为赏为罚，均出之以至诚无伪，行之以至公无私。如此则弁兵爱戴长上，亦必如子弟爱其父兄矣。军人以军营为第二家庭，此言殊亲切有味。然实而按之，此第二家庭，较之固有之家庭，其关系之密切，殆将过之。何以故？长上之教育部下也，如师友，其约束督责爱护之也，如父兄；部下之对长上也，其恪恭将事，与子弟之对于师友父兄，殆无异耳。及其同莅战役也，同患难，共死生，休戚无不相干，利害莫不与共。且一经从戎，由常备而续备，由续备而后备，其间年月正长，不能脱军籍之关系。一有战事，即须荷戈以出，为国宣劳。此以情言之耳。国为家之集合体，卫国亦所以卫家，军人为卫国团体之中坚，则应视此第二家庭为重。此以义言之耳。古今名将用兵，莫不以安民爱民为本。盖用兵原为安民，若扰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也。兵者民之所出，饷亦出之自民，索本探源，何忍加以扰害？行师地方，仰给于民者岂止一端，休养

军队，采办粮秣，征发夫役，采访敌情，带引道路，何一非借重民力？若修怨于民，而招其反抗，是自困也。至于兴师外国，亦不可以无端之祸乱，加之无辜之民，致上干天和，下招讟。仁师义旅，决不出此。此海陆战条约所以严掳掠之禁也。

（以上松坡评语）

【大意】

曾、胡认为，治军须以“礼”为根本，带兵则以“仁”为首要。文中一再强调，将帅应体恤士卒、爱护百姓。曾氏“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后来成了兵家的带兵格言。

第九章勤劳

练兵之道，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伏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

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中得来，而可大可久者也。

百种弊端，皆由懒出。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弛则百处懒矣。

治军之道，以勤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惰者暮气也，常常提其朝气为要。

治军以勤字为先，由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吾辈当共习勤劳，始之以愧厉，继之以痛惩。

每日应办之事，积搁过多，当于清早单开本日应了之件，日内了之，如农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无本日不了者，庶几积压较少。

养生之道，莫大于惩忿窒欲，多动少食。

（以上曾语）

军旅之事，非以身先之劳之，事必无补。古今名将，不仅才略异众，亦且精力过人。

将不理事，则兵无不骄纵者；骄纵之兵，无不怯弱者。

凡兵之气，不见仗则弱，常见仗则强。久逸则终无用处，异日则必不可临敌。

兵事如学生功课，不进则退，不战则并不能守。敬姜之言曰：劳则思，逸则淫。设以数万人顿兵境上，无论古今无此办法，且久逸则筋脉皆弛，心胆亦怯，不仅难战，亦必难守。

淫佚酒色，取败之媒，征逐嬉娱，治兵所戒。金陵围师之溃，皆由将骄兵惰，终日酣嬉，不以贼匪为念。或乐桑中之喜，或恋室家之私，或群与纵酒酣歌，或日在赌场烟馆，淫心荡志，乐极忘疲，以致兵气不扬，御侮无备，全军覆没，皆在宣淫纵欲中来也。夫兵犹火也，不戢则焚；兵犹水也，不流则腐。治军之道，必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为典法。

（以上胡语）

耐冷耐苦，耐劳耐闲。

立法不难，行法为难，以后总求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应事接物时，常从人情物理中之极粗极浅处着眼，莫从深处细处看。

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而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

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

不轻进，不轻退。

习劳为办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劳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

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

每日临睡之时，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劳力者几件，则知宣勤国事之处

无多，更宜竭诚以图之。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辈既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穡，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上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须有一段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趣味。

用兵最戒骄气惰气。作人之道，亦惟骄惰二字误之最甚。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

（以上曾语）

战争之事，或跋涉冰天雪窟之间，或驰驱酷暑恶瘴之乡，或趁雨雪露营，或昼夜趲程行军。寒不得衣，饥不得食，渴不得水，枪林弹雨之中，血肉横飞，极人世所不见之惨，受恒人所不经之苦。其精神，其体力，非于平时养之有素，练之有恒，岂能堪此。练兵之主旨，以能效命于疆场为归属，欲其效命于疆场，尤宜于平时竭尽手段以修养其精神，锻炼其体魄，娴熟其技艺。临事之际，乃能有恃以不恐。故习劳忍苦，为治军之第一要义。而驭兵之道，亦以使之劳苦，为不二法门。盖人性似猴，喜动不喜静，宜劳不宜逸，劳则恩，逸则淫。闲居无所事事，则为不善，此常人恒态。聚数百千血气方刚之少年于一团，苟无所以范其心志，劳其体肤，其不逾闲荡检，溃出堤防之外者，乌可得耶！

（以上松坡评语）

【大意】

本章论述军队训练必须勤奋刻苦。曾、胡认为，军事训练如同学生学习功课一样，不进则退，故平时“治军以勤字为先”，最戒“骄惰”二字。

第十章和辑

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败国亡家丧身，皆猜忌之所致。诗称：不伎不求，何用不藏？伎求二端，盖妾妇穿窬兼而有之者也。

凡两军相处，统将有一分龃龉，则营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济，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人之好名，谁不如我？同打仗不可讥人之退缩，同行路不可疑人之骚扰。处处严于治己，而薄于责人，则唇舌自省矣。

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常常记此二字，则长履大任，福祚无量。

湘军之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顾，彼此相救。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

（以上曾语）

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败。唐代九节度之师，溃于相州，其时名将如郭子仪、李光弼，亦不能免。盖谋议可资于众人，而决断须归于一将。古来将帅不和，事权不一，以众致败者，不止九节度使相州一役。

为大将之道，以肯救人固大局为主，不宜炫耀己之长处，尤不宜指摘人之短处。

兵无论多寡，总以能听号令为上。不奉一将之令，兵多必败；能奉一将之令，兵少必强。

（以上胡语）

沅弟谓雪声色俱厉。凡目能见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声音笑貌之拒人，每苦于不自见，苦于不自知。雪之厉，雪不自知。沅之声色，恐未始不厉，特不自知耳。

（以上曾语）

古人相处，有愤争公庭而言欢私室，有交哄于平昔而救助于疆场，盖不以公而废私，复不以私而害公也。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万难强之使同，驱之相合，则睚眦之怨、芥蒂之隙，自所难免。惟于公私之界，分得清，认得明，使之划然两途，不相混扰，则善矣。发捻之役，中日之役，中法之役，列将因争意气而致败绩者，不一而足，故老相传，言之凿凿。从前握兵符者，多起自行间，罔知大体，动以意气用事，无怪其然。今后一有战役，用兵必在数十万以上。三十数镇之帅，情谊夙不相孚，言语亦多隔阂，统驭调度之难，盖可想见。苟非共矢忠诚，无猜无贰，或难免不蹈既往之覆辙。欲求和衷共济，则惟有恪遵先哲遗言，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功不独居，乃可以言破敌。

（以上松坡评语）

【大意】

本章论述军队之间要团结协作，以大局为重。曾氏说：

“湘军之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顾，彼此相救。”蔡锷按语则从反面论述了互相猜忌的危害，“发捻之役、中日之役、中法之役，列将因争意气而致败绩者，不一而足”。

第十一章兵机

前此为赴鄂救援之行，不妨仓卒成军。近日为东下讨贼之计，必须简练慎出。若不教之卒，窳败之械，则何地无之？而必远求之湖南？等于辽东自诩之豕，仍同灞上儿戏之军，故此行不可不精选，不可不久练。

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必死之心，士卒无生还之气，此其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策其必不胜，兵事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

此次由楚省招兵东下，必须选百炼之卒，备精坚之械，舟师则船炮并富，陆路则将卒并愤，作三年不归之想。为百战艰难之行，岂可儿戏成军，仓卒成行？人尽乌合，器多苦窳，船不满二百，炮不满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著面，纵能速达皖省，究竟于事何补？是以鄙见总须战舰二百号，又补以民船载七八百，大小炮千余位，水军四千，陆军六千，夹江而下，明年成行，始略成气候。否则名为大兴义旅，实等矮人观场，不直方家一晒。

夫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大约用兵无他妙巧，当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之破偃阳，气已竭而后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毙，此善于用气者也。

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故古诗花未全开月未圆之句，君子以为知道。故余治兵以来，每介疑胜疑败之际，战兢恐惧，上下悚惧者，其后常得大胜。当志得意满之候，各路云集，狃于屡胜，将卒矜慢，其后常有意外之失。

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所谓无竞惟人也。若不得其人，则羽毛未丰，亦似难以高飞。昔在宣宗皇帝，亦尝切齿发愤，屡悔和议，而主战守，卒以无良将帅，不获大雪国耻。今欲罢和主战，亦必得三数引重致远、折冲御侮之人以拟之。若仅区区楚材，目下知名之数人，则干将莫邪，恐未必不终刃折。且聚数太少，亦不足以分布海隅。

用兵之道，最忌势穷力弱四字。力则指将士之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人才之继否言之。

能战，虽失算亦胜；不能战，虽胜算亦败。

悬军深入而无后继，是用兵大忌。

危急之际，尤以全军保全士气为主。孤军无助，粮饷不继，奔走疲惫，皆散乱必败之道。

（以上曾语）

有不可战之将，无不可战之兵；有可胜不可败之将，无必胜必不胜之兵。

古人行师，先审己之强弱，不问敌之强弱。

兵事决于临机，而地势审于平日，非寻常张皇幽渺可比。

军事有先一着而胜者，如险要之地，先发一军据之，此必胜之道也。有最后一着而胜者，待敌有变，乃起而应之，此必胜之道也。至于探报路径，则须先期妥实办理。

兵事之妙，古今以来，莫妙于拊其背，冲其腰，抄其尾，惟须审明地势敌情。

先安排以待敌之求战，就后起而应之，乃必胜之道。盖敌求战而我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整御散，必胜之道也。此意不可拘执，未必全无可采。

临阵之际，须以万人并力，有前有后，有防抄袭之兵，有按纳不动以应变之兵，乃是胜着。如派某人守候，不应期而进，便是违令；应期而不进，便是怯战。此则必须号令严明者也。徇他人之意，以前为美，以后为非，必不妥矣。

夹击原是上策，但可密计而不可宣露，须并力而不宜单弱，须谋定后战、相机而行，而不可或先或后。

不轻敌而慎思，不怯战而稳打。

兵分则力单，穷进则气散，大胜则变成大挫，非知兵者也，不可不慎。敬则胜，整则胜，和则胜，三胜之机，决于是矣。

我军出战，须层层布置，列阵纵横，以整攻散，以锐蹈瑕，以后劲而防抄袭。临阵切戒散队，得胜尤忌贪财。

熟审地势敌情，妥谋分击之举，或伺敌之缺点，蹈瑕而入；或趋敌之重处，并力而前，皆在相机斟酌。惟临阵，切忌散队，切戒贪财，得胜之进，尤宜整饬队伍，勿求痛杀。

军务只应以一处合围以致敌，其余尽作战兵援兵兜剿之兵。若处处合围，则兵力皆为坚城所牵缀，顿兵坚城之下，则情见势绌。

用兵之道，全军为上策，得土地次之；破敌为上策，得城池次之。古人必四路无敌，然后围城，兵法所谓十则围之之义也。

兵事有须先一着者，如险要之地，以兵据之，先发制人，此为扼吭之计，必胜之道也。有须后一着者，愈持久愈神妙，愈老到愈坚定，待敌变计，乃起而乘之，此可为奇兵而拊其背，必胜之道也。

一年不得一城，只要大局无碍，并不为过；一月而得数城，敌来转不能战，则不可为功。

军队分起行走，相隔二日，每起二千人。若前队遇敌先战，非必胜之道也。应于近敌之处，饬前茅，后劲，中权，会齐并力，乃可大胜。

临阵分枝，不嫌其散；先期合力，必求其厚。

荀悦之论兵也，曰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诚为用兵之至要。

战阵之事，恃强者是散机，敬戒者是胜机。

军旅之事，谨慎为先；战阵之事，讲习为上。盖兵机至精，非虚心求教，不能领会，矧可是己而非人？兵权至活，非随时谨密，不能防人，矧可粗心而大意？

侦探须确，须勤，须速，博方以资众论，沉思以审敌情。敌如不分枝，我军必从其入境之处，并力迎剿；敌如分枝，则我军必于敌多之处专剿。

（以上胡语）

凡善弈者，每于棋危劫急之时，一面自救，一面破敌，往往因病成妍，转败为功。善用兵者亦然。

（以上曾语）

平日千言万语，千算万计，而得失仍只争临阵须臾之顷。凡奇谋至计，总在平实处，如布帛菽粟之类，愈近浅易，愈广大而精微也。

凡事过于求好，转多不妥之处。

（以上胡语）

凡危急之时，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恃之以守，恐其临危而先乱；恃之以战，恐其猛进而骤退。

凡用兵须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

（以上曾语）

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谓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尤戒攻坚围城。其说与普法战争前法国兵学家所主张者殆同（其时俄土两国亦盛行此说）其论出师前之准备，宜十分周到，谓一械不精不可轻出，势力不厚不可成行，与近今之动员准备，用意相合。其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所见尤为精到卓越，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唱道者，如出一辙，临阵分枝宜散，先期合力宜厚二语，尤足以赅括战术战略之精妙处。临阵分枝者，即分主攻助攻之军，及散兵援队预备队之配置等是也。先期合力者，即战略上之聚中展开，及战术上之开进等是也。所论诸端，皆从实行后经验中得来，与近世各国兵家所论，若合符节。吾思先贤，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

（以上松坡评语）

【大意】

本章汇集了曾、胡关于战略战术的言论。文中曾、胡所论，如重视战前准备，善于运用士气等，都是历来兵家所一再强调的。蔡锷在评语中，对曾、胡的战略战术思想做了较多的阐述，并指出曾、胡的思想与近世各国军事家的论述相合。

第十二章战守

凡出队有宜速者，有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敌，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敌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每喜为主，不喜作客。休祁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加之探报不实，地势不察，敌情不明，徒能先发而不能制人。应研究此两层，或我寻敌，先发制人，或敌寻我，以主待客，总须审定乃行，切不可于两层一无所见，贸然出队。

师行所至之处，必须多问多思。思之于己，问之于人，皆好谋之实迹也。昔璞山带兵，有名将风，每与敌遇，将接仗之前一夕，传各营官齐集，与之畅论敌情地势，袖中出地图十余张，每人分给一张，令诸将各抒己见，如何进兵，如何分支，某营埋伏，某营并不接仗，待事毕后，专派追剿。诸将一一说毕，璞山乃将自己主意说出，每人发一传单，即议定主意也。次日战罢，有与初议不符者，虽有功亦必加罚。其平日无事，每三日必传各营官熟论战守之法。

一曰：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一曰哨探严明。离敌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一曰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兵，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

用兵以渡水为最难，不特渡长江大河为难，即偶渡渐车之水，丈二之沟，亦须再三审慎，恐其半渡而击，背水无归，败兵争舟，人马践溺，种种皆兵家所忌。

隘路打胜仗，全在头敌，若头敌站脚不住，后面虽有好手，亦被挤退。

（以上曾语）

战守机宜，不可纷心，心纷则气不专，神不一。

交战宜持重，进兵宜迅速，稳扎猛打，合力分枝，足以括用兵之要。

军旅之事，守于境内，不如战于境外。

军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若处处设备，即十万兵亦无尺寸之效。

防边之要，不可处处设防。若处处设防，兵力必分，不能战亦不能守，惟择其紧要必争之地，厚集兵力以守之，便是稳固。

碉卡之设，原所以省兵力，予地方官以据险慎守之方。有守土而无守之之人，虽天堑不能恃其险；有守人而无守具，虽贲、获无所展其长。

有进战之营，必须留营作守。假如以十营作前茅，为战兵，即须留五营作后劲，为守兵。其留后之兵，尤须劲旅，其成功一也，不可争目前之微功而误大局。

有围城之兵，须先另筹打仗之兵；有临阵打仗之兵，必须安排劲旅，或预杜抄后之敌，或备策应之举。

扼要立营，加高加深，固是要着。惟须约束兵丁，不得滋扰，又须不时操练，使步法整齐，技艺精熟，庶战守皆能有备。

（以上胡语）

右揭战守之法，意括而言赅。曰攻战，曰守战，曰遭遇战，曰局地战，以及防边之策，攻城之术，无不独具卓识，得其要诀，虽以近世战术之日新

月异，而大旨亦不外是。其论夜间宿营，亦须深沟高垒，为坚不可拔之计，则防御之紧严，立意之稳健，尤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按咸同时战争两方，多为不规则之混战，来去飘倏，不可端倪，故扎营务求坚固以防侵袭。）曾胡论兵，极重主客之见，只知守则为主之利，不知守反为客之害，盖因其时所对之敌，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且其人数常倍于我，其兵器未有今日之发达，又无骑炮两兵之编制，耳目不灵，攻击力复甚薄弱，故每拘泥于地形地物，攻击精神未由奋兴，故战术偏重于攻击防御，盖亦因时制宜之法。近自普法日俄两大战役以后，环球之耳目一新，攻击之利，昭然若揭。各国兵学家，举凡战略战术，皆极端的主张攻击，苟非兵力较弱，或地势敌情，有特别之关系，无复有以防守为计者矣。然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事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矣。兵略之取势，固也。必须兵力雄厚，士马精炼，军资（军需器械）完善，交通便利，四者均有可恃，乃足以操胜算。四者之中，偶缺其一，贸然以取攻势，是曾公所谓徒先发而不能制人者也。普法战役，法人国境之师，动员颇为迅速，而以兵力未能悉集，军资亦虞缺乏，遂致着着落后，陷于防守之地位。日俄之役，俄军以交通线仅恃一单轨铁道，运输不继，遂屡为优势之日军所制，虽迭经试取攻势，终归无效。以吾国军队现势论，其数则有二十余镇之多，然续备后备之制尚未实行，每镇临战，至多不过得战兵五千，须有兵力三镇以上，方足与他一镇之兵力相抗衡。且一有伤亡，无从补充。是兵力一层，决难如邻邦之雄厚也。今日吾国军队，能否说到精炼二字，此稍知军事者自能辨之，他日与强邻一相角逐，能否效一割之用，似又难作侥幸万一之想。至于军资交通两端，更瞠乎人后。如此而曰吾将取战略战术上最有利益之攻势，乌可得耶？鄙意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为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用波亚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而歼除之。昔俄人之蹶拿破仑于境外，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

（以上松坡评语）

【大意】

本章汇集了曾、胡关于进攻和防守方面的一些重要论述。曾、胡用兵，极重防守，这与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关于这一点，蔡锷在评语中做了解释。蔡锷在评语中还指出，作战是主攻还是主守，应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

第十三章 治心

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夕用得着的，有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凡沉痾在身，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梦魂亦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扫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

外境之迁，未可滞滬，置而遣之，终履夷涂。

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

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

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令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奸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亡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与胡中丞商江南军事，胡言凡事皆须精神贯注，心有二用则必不能有成。余亦言军事不日进则日退，二人互许为知言。

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研几也。周子曰：几善恶。中庸曰：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刘念台曰：卜动念以知几。皆谓此也。失此不察，则心放而维收矣。

诵养气章，似有所会，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万一。

神明则如日之升，身体则如鼎之镇，此二语可守者也。惟心到静极时，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毕竟未体验出真境意来者，只是闭藏之极，逗出一点生意来。如冬至一阳初动，贞之固也，乃所以为元也；蛰之坏也，乃所以为启也；谷之坚实也，乃所以为始播之种子也。然则不可以为种子者，不可谓之坚实之谷也。此中无满腔生意，若万物皆资始于我心者，不可谓之至静之境也。然则静极生阳，盖一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极，仁心之不息，其参天两地之至诚乎。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

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况乎其不能静也？有或扰之，不且憧憧往来乎？深观道体，盖阴先于阳信矣，然非实由体验得来，终掠影之谈也。

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虽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此绵绵者，由动以之静也。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

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此穆穆者，由静以之动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福。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损，君子以惩忿窒欲；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此六卦之大象，最切于人。颐以养身养德，鼎以养心养肾，尤为切要。

读书之道，朝闻道而夕死，殊不易易。闻道者必真知而笃信之，吾辈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无把握，焉能闻道。

余生平略述先儒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伎不求为重。伎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伎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

将欲求造福，先去伎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伎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附作伎求诗二首录左：

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妒者妾妇行，琐琐奚比数！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己若无事功，忌人得成务，己若无党援，忌人得多助。势位苟相敌，畏逼又相恶。己无好闻望，忌人文名著；己无贤子孙，忌人后嗣裕。争名日夜奔，争利东西鹜。但期一身荣，不惜他人污。闻灾或欣幸，闻祸或悦豫，问渠何其然？不自知其故！尔室神来格，高明鬼所顾。天道常好还，嫉人还自误。幽明丛诟忌，乖气相倚伏，重者栽汝躬，轻说减汝祚。我今告后生，悚然大觉悟。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终身祝人善，曾不损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右不伎）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亏钉带。未得求速赏，既得求勿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怏。岁燠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瘵。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维无遽愁。君看十人中，八九无倚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奚事生嗟气？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右不求）

日课四条：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谦，《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知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敬之一字，孔孟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饬帝，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饥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尤大本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己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著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句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唾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以上曾语）

【大意】

本章汇集了曾、胡关于治心养心的言论，以曾国藩的议论居多。曾氏认为：“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强调“以志帅气”、“以静制动”，主张把远大宏阔的目标与具体细微的客观情况结合起来，致广大，尽精微。对修心养性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本章虽非直接论述军事问题，但与军事密切相关，可视为曾、胡治兵的灵魂，对身为将帅者尤其启发意义。

